

研讨实录

第 152 期

152

座谈会：硅谷银行倒闭引起的风波

金冬雁：从新冠疫情的蔓延和应对谈如何防治今后的病毒

徐弃郁：中美关系、俄乌冲突与地缘战略格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917号807室 Address: Rm 807, 917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二三年五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于1993年，是一个围绕发展问题进行政策性研究的非赢利的公益组织，旨在推动改革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基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各种公开或闭门研讨会，为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政策见解提供交流的平台。

基金会每月举办一次“上海发展沙龙”，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并与听众交流。沙龙已成为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基金会不定期地举办小范围的“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座谈会，主要关注中国中长期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根据不同主题，鼓励不同观点的交流，提倡讨论和争辩。

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和年末举办两次“宏观经济论坛”，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判断我国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基金会每年与其他机构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基金会每年还与其他机构合办“上海货币论坛”，对货币问题进行研讨。

基金会每年举办“上海全球金融论坛”大型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对全球经济、金融进行研讨，这也已成为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我们把上述各类研讨活动的主要内容进行整理，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发行。在此过程中，我们尽量将研讨活动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举办的研讨活动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characters: '陈', '震', and '远'.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fluid, cursive style.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三次学术活动的实录。

基金会和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 4 月 7 日举办了题为“硅谷银行倒闭引起的风波”的第 74 期系列座谈会（线上）。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引起骨牌效应，一系列美国和欧洲银行先后出现危机，对此来龙去脉及其原因已经有大量的阐述和分析。本研讨会集中讨论其后续将如何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是什么？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先生，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先生，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CIF30 学术委员会委员黄海洲先生，法国巴黎银行环球资本市场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先生，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刘信义先生围绕该主题发言和讨论。管涛认为，历史上美联储的紧缩基本都以危机收场，美国或者美国以外的地方金融出问题的可能性较硅谷银行事件发生之前是提高了。张明认为，总体来看，此次国际银行业动荡很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演化成像 2008 年那样的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黄海洲认为，认为硅谷银行危机已经完结，硅谷银行不会引发下一场大的危机。陈兴动认为，美欧银行系统动荡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不是太大，根据有关报道，中国的商业银行与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几乎没有直接的交易，但并不等于中国机

构投资者、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及个人没有投资，没有损失。刘信义认为，硅谷银行倒闭主要是流动性管理不善的问题，这一事件对美国的中小银行有很大的冲击。硅谷银行服务科创企业的商业模式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

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 4 月 7 日合办了第 177 期上海发展沙龙。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先生在沙龙上作了题为“从新冠疫情的蔓延和应对谈如何防治今后的病毒”的演讲。他指出，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说明是从中国实验室或者美国实验室产生的。按照科学的证据来说，最大的可能最终还是从蝙蝠来，有可能蝙蝠直接传给人，也可能通过一个未知的宿主。从规律来看，一个大的流行感染高峰以后，接着还会有一小段波峰，以后我们面对的是接下来的小的起伏，因为自然感染和疫苗都不能完全保护，不过这些小的波动跟原来大峰相差很远。感染肯定还有，但是它的传播和危害是很小的，就是从大流行变成地方性流行。新冠现在就是流感化，感冒化。我们要真正做到减少经济损失，减少社会成本的话，还是要开放 mRNA 疫苗，要储备药，要做好监测，这三样缺一不可。

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 5 月 8 日合办了第 178 期上海发展沙龙，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原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先生在沙龙上作了题为“中美关系、俄乌冲突与地缘战略格局”的演讲。他指出，俄乌冲突对我们的影响实际上有三大焦点。第一个是台海。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正式文件《中国军力报告》，明确讲 2027 年中

国大陆很可能要武统台湾，美国借此将其联盟体系重新又强化了一遍。第二个是技术供应链。由于俄乌冲突，他们对俄罗斯搞禁运，把我们很多方面也捎带上了，进一步强化了对我们的压力。美国在技术供应链上对我们的卡脖子更厉害了。第三个是能源转型，关键矿产供应链。俄乌战争发生了以后，西方最大的一个共识是俄罗斯靠不住，不能在天然气能源上依赖俄罗斯。但是西方发现往绿色能源转型的时候，对中国的这些关键矿产的依赖性更大，一定不要把对俄罗斯的那些依赖又转到对中国的依赖上去。所以这个时候，西方强化了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上的共识，这对我们是有影响的。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目 录

- 座谈会：硅谷银行倒闭引起的风波..... 1
- 金冬雁：从新冠疫情的蔓延和应对谈如何防治今后的病毒..... 41
- 徐弃郁：中美关系、俄乌冲突与地缘战略格局..... 71

硅谷银行倒闭引起的风波

- 管 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张 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
 验室副主任
黄海洲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CIF30 学术委
 员会委员
陈兴动 法国巴黎银行环球资本市场首席经济学家
刘信义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系列座谈会第 74 期 2023 年 4 月 7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们今天下午的闭门研讨会就开始。首先我代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对大家的参会表示欢迎。大家都比较关注，最近由于美国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简称 SVB）倒闭，然后牵连美国几家银行，最后波及到瑞士信贷，最后瑞银接收了。对于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关于它的来龙去脉，有很多很好的分析文章，我想大家都看了很多。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今天开一个闭门的小型研讨会，主要的焦点不是在为什么危机会发生，而在于这场危机今后可能会怎么演变？会不会成为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的经济有什么影响？这些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第二个重点是，这次危机对我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从金融危

机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用于更好地防范我们国家的银行业或金融业的风险？

我们非常高兴和荣幸地邀请了五位发言嘉宾，他们有的来自国内的金融机构，有的来自国外的金融机构，长期从事经济金融分析，也有来自于金融机构同时有深厚学术底蕴的金融机构负责人。今天是视频会议，有好处，也有不足之处，好处是大家在四面八方，可以避免长途跋涉，在线上可以交流；不足之处就是有时候看不到大家的表情，并且对于我主持人来说，主持比较困难。所以我预先也跟各位发言嘉宾说了，按照我们约定的，大家先讲 7 分钟，每人把自己最想讲的精华讲出来，然后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讨论，我会提一些问题，听众相互之间也可以提一些问题，通过这样的深入交流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管涛，对他的背景我就不介绍了，大家都比较了解。管涛发言的题目是“做好迎接下一场金融危机的准备”，他比较直截了当地对今后的演变提出了看法。下面我们就请管涛发言。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谢谢乔老师。刚才乔老师已经说了，我的发言是“做好迎接下一场金融危机的准备”。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欢迎大家指正。

第一个看法，在历史上美联储的紧缩基本都是以危机收场的，这次也恐难避免。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美联储的激进紧缩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全球主要央行都会紧缩，这带来了

系统性的风险。况且自 2008 年以来，这一波全球持续 10 多年的大放水过程中，除了高通胀卷土重来以外，还有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每次资产价格上涨，大家都会说这不是泡沫，但是资产价格暴跌、泡沫破灭，都是源于估值太高。去年 10 月 22 号我参加了一个论坛，也是做这个题目的演讲，当时我就指出，可能引发危机的重要传导渠道就是机构持有的国债巨额浮亏。实际上硅谷银行出事，印证了这个判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尽管 2008 年以后金融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银行体系风险的监控，经常做各种测试，但现在看来，所谓银行体系的韧性并不是很可靠，这是第一点。

第二，这一次美联储的激进紧缩，还有全球主要央行同步紧缩，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覆巢之下难有完卵。去年由于货币紧缩，全球股债市值缩水 45 万亿，股债平衡策略巨亏 17%，资产价格暴跌。在美联储紧缩之前，各种概念满天飞，一会是区块链，一会是比特币，一会是 NFT。随着流动性退潮，就能看出谁在裸泳。美国一些中小银行出事，跟比特币或数字资产货币大跌，是有关系的。实际上硅谷银行这件事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尽管它不是系统性重要银行，监管部门仍然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应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当前敏感的市场环境下，硅谷银行事件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目前通胀和利率高的背景下，存款流失、信贷紧缩带来经济下行，导致金融资产进一步缩水。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提示，不但银行，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像保险机构、养老基金、对冲基金，都可能面临比

较大的压力。而且我觉得，美国出现的问题可能不会仅限于美国，可能会产生一些溢出效应。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出现了问题。现在日本看似非常平静，我个人认为，日本也不是那么轻松的，因为日本也实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金融机构大量资金在海外运用，肯定也是遭受了巨额的损失。不过现在可能还没有暴露出来。而且，若日本央行退出 YCC，引发日债收益率飙升，对于日本央行及日本银行业本身持有的巨额债券资产估值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三点，我觉得我们还是敬畏市场，敬畏规律。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和瑞士监管当局根据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的状况，迅速采取了行动。目前来看，市场这个恐慌情绪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我认为，不能说危机的警报已经完全解除。首先，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大部分情况下不是线性的，我们不能由于现在看到的市场好象比较平稳，就认为未来没有事情了。关键是什么呢？过去 10 多年的大放水，实际上就是央行制造了一个流动性的怪兽，对于央行来讲，怎么样驯服这个流动性怪兽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今天市场流动性泛滥，可能一夜之间就是流动性枯竭。其次，金融机构是天然要加杠杆，天然怕挤兑的。但是，信息时代，通过新媒体，很多传闻非常快速、广泛地传播，三人成虎、防不胜防。很多所谓的数字经济、金融科技都是线上交易，一个键盘敲下去马上资产就卖出、资金就转移了。对于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央行金融风险处置，都是很大的挑战。再次，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金融资产价格下跌会

带来的负财富效应会放大金融冲击，其影响我们应该充分估计。最后，由于过去 10 多年的大放水，再加上地缘政治冲突，甚至冲突有愈演愈烈的态势，现在西方国家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空间普遍已经比较狭窄了，应对这种危机可能缺乏处置能力。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乔依德：谢谢管涛，你还省下了两分钟。非常感谢，你表达了这次金融危机还没有到此结束，以后可能会演变成更大的危机的感想，我们要迎接它。好的。下面一个发言的是张明，他发言的题目是“国际银行业动荡的演进方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张明（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各位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次研讨会。我想用 7 分钟时间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本次国际银行业动荡的演进方向。第二个问题是本次国际银行业动荡给中国带来的潜在影响。总体来看，本轮国际银行业动荡很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演化成像 2008 年那样的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关于银行业动荡的演进方向，我主要谈三个方面。

第一，这次动荡的源头是美联储加息。从目前形势来讲，美联储的确面临稳增长和稳金融的权衡。然而，目前美国通胀的粘性比较强，上涨动力主要来自服务和房租，其背后是劳动力市场紧张造成的薪资成本上涨。因此，美国通胀短期内快速下行的可能性不大。美联储恐怕还会有一到两次

加息，每次 25 个基点，比如今年 5 月份加息 25 个基点的概率较大。即使未来美联储不再加息，短期内也很难降息。换言之，作为金融动荡的源头，美国货币政策依然会是偏紧的。

第二，迄今为止，美国央行本轮非常陡峭的加息造成的潜在损失，我觉得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其一，相关数据显示，美国银行系统没有披露的潜在损失可能高达 2 万亿美元，同时美国银行系统的总资本缓冲规模只有 2.2 万亿美元。此外，欧洲曾经长期实施负利率政策，最高的时候欧洲负利率债券的规模高达 18 万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到目前还没有到期。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保险公司或者养老金，都可能有巨额账面亏损没有充分披露。其二，美国商业房地产市场目前下行压力较大，德意志银行之所以近期卷入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持有的美国商业地产投资组合有关。其三，最近倒闭的几家美国银行都是很支持加密货币的，因此其倒闭可能会让整个加密货币行业遭受较大冲击。

第三，和 2008 年相比，现在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当前，经济衰退已经比较明显，地缘政治冲突正在加剧，未来可能面临金融动荡、地缘政治冲突上行、经济下行的三重压力共振。这个局面很可能要比 2008 年单纯的全球金融危机更难应对。

关于本轮国际银行业动荡对中国的潜在影响，我想讲五点。

第一，如果国际银行业动荡进一步加剧，中国可能再度面临短期资本外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可能面临新的贬值压力。应该说去年中国经历了相似的压力测试，我们较好地通过了该测试。今年如果外部情况恶化的话，冲击可能不会比去年低。

第二，美国利率上行导致美国国债和美国机构债的市场价格缩水，既给欧美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的中国投资者造成了显著损失。根据美国财政部披露的数据，2022年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下降了1732亿美元，同期内中国投资者净出售的美国国债规模只有126亿美元，这中间大概差了1600亿美元。这一缺口的一部分大概是中国投资者持有的长期美国国债与机构债到期之后没有续买，但更大一部分应该就是美国利率上升导致的净估值损失。硅谷银行破产倒闭向中国主权投资者和私人投资者充分展示了大规模投资美国国债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俄乌冲突之后美国政府将美元武器化的行为，则向中国投资者展示了大规模投美国金融资产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投资者来讲，未来如何更好地实施资产配置多元化是当务之急。

第三，硅谷银行破产对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中国科创企业会有一些不利影响。尽管美国政府保证在硅谷银行美国总部和美国分支机构的全额存款安全，但据说硅谷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存款是没有保障的。如果中国科创企业的存款存放在硅谷银行位于离岸避税港的分支机构，那么该企业的

存款依然收不回来。另一个相关风险则是，如果中国政府认为硅谷银行破产倒逼意味着现行风险投融资体系面临很大问题，从而加强监管的话，这可能对国内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可得性造成负面影响。换言之，中国监管部门对硅谷银行破产事件做出过度反应，这也是一种潜在风险。

第四，目前美国主要是中小银行爆发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国际投资者可能审视全球中小银行存在的风险隐患。中国部分中小银行事实上也存在较大问题的，比如一些地方的城商行、农商行面临资本金不足、资产质量偏低、负债方成本较高等问题。考虑到这些银行大量投资于本地投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所以其实我们面临地方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溢出的可能性。在经过三年疫情和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的前提下，目前很多地方财政与投融资平台面临较大偿债压力。因此，不排除未来中国部分城商行、农商行风险集中暴露的可能性。

第五，未来国际保险巨头如果出事，可能影响中国特定群体的资产安全。相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保险公司面临的监管更加宽松，2008年之后后者的监管也没有显著收紧。国际保险公司在过去以加杠杆方式投了很多美欧国债和机构债，所以目前账面亏损应该也比较大。如果特定国际保险公司巨头被卷入危机，那么其保单的购买者就可能面临损失。中国高收入群体过去在境外尤其是香港购买了大量寿险、重疾险和与理财相关的保险。如果全球保险公司巨头出事，这些保单可能会面临兑付风险。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乔依德：非常感谢张明条理非常清楚的发言。他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今后危机演变的方向，讲了三个源头，并且也认为危机没有结束。二是对中国影响的五个可能的方面，等会我会向你提一些问题。你特别讲到我们国债估值的损失，我看过你一篇文章，你讲的非常详细。为社交媒体上都是讲我们大量抛售美国国债，恐怕等会要请你再进一步解释一下。下面一位发言的是黄海洲，他发言的题目是“硅谷银行危机的启示”。

黄海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CIF30 学术委员会委员）：非常感谢您的邀请，也很高兴和各位同仁一起讨论这个重要的议题。我想讲三点，第一，什么是硅谷银行危机；第二是硅谷银行危机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对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三，如果有时间的话，讲一讲市场反应。

管涛刚刚的观点比较鲜明，说要迎接下一场大危机。我的理解是，肯定有下一场更大的危机在等着我们，但是这个危机什么时候发生，是不是由硅谷银行触发的，值得进一步分析。我个人的观点有所不同，我认为硅谷银行危机已经完结，硅谷银行不会引发下一场大的危机。当然，还会有下一场大的危机，会由别的东西引起，而且时间可能不是今年明年，可能是若干年之后吧，这是我第一个观点。

要把这个观点讲清楚的话，就要讲清楚什么是硅谷银行，为什么硅谷银行会发生危机，为什么硅谷银行危机不会

触发美国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

硅谷银行这件事，国内分析比较多的是认为：因为美联储不停地加息，引起了它的投资端资产受影响，投资端很大一部分是买了国债或债券方面的资产，加息的时候，债券的收益下降了等等，基本是这么一类分析。我可以说，这类分析绝大多数没有理解什么是硅谷银行，为什么硅谷银行会发生危机。硅谷银行不是银行，它实际上是硅谷投资的生态链里一个核心的环节，当然这个表述也不是那么准确，但可能有利于把事情讲的更清楚一点。

在硅谷进行投资的 PE (Private Equity, 私募基金)、VC (Venture Capital, 风险投资) 等机构其实在商业银行很难开户，它们一会把钱打到中国，一会在中国收到钱，一会把钱打到中东，中东又收到钱。这些事情一般商业银行是不喜欢的，所以即使费了半天劲开了户，过几个月也把这个户关掉了，因为这在监管上有很多的困难。这些 PE、VC 不是小资户，小资户是干什么的呢？我把工资存在里面，然后我要在银行借点钱买一套房子或买一辆车，类似做这些事情的。而 PE、VC 存进去几千万甚至几亿美金，然后说：你要给我过桥贷款，我现在看上了乔秘书长投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我已经投了 A 轮和 B 轮，我现在要投 C 轮，现在需要 5 千万美元的投资。实际上这个投资标的，除了一些新的想法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厂房，没有设备，科技创新嘛。有一些想法，我给你展示三个 PPT，你能不能给我 5 千万？商业银行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贷款，商业银行说：你有厂房

吗，你有地吗，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作质押的？什么质押都没有。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硅谷银行是为了硅谷的 PE、VC 提供特殊服务的一家商业银行 + 投资银行 + 投资公司，这才是硅谷银行的准确的表述。所以，硅谷银行给这些 PE、VC 提供全方面服务。同时，硅谷银行对投资标的能看得懂，而且不是以商业银行的方式来判定，它懂投资，这个公司如果上市大概值多少钱，如果往下投的话有没有人接盘？因为整个生态链它都在里面，知道上游是谁、下游是谁，它可能一会把张明叫来，说这个公司值很多钱，你要不要一起投啊？硅谷银行的做法是参与投资管理，倘若你要贷款 5 千万，我不给你 5 千万，我给你 4 千万，另外 1 千万我要跟投，是投资 + 贷款，是投贷联动的，所以不是简单的商业银行。在国内的评论里，几乎没有看到有人把这个事讲清楚。

这轮美联储加息，硅谷银行崩掉了。美国有 6000 多家银行，美联储加息，崩了几家银行呢？为什么其他银行不崩呢？这在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美国在正常时候，每年也有六七家商业银行倒闭，包括小的储蓄性银行，把它接管就完了，也没有引起什么危机，这也不是一个事。这次，硅谷银行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重视呢？因为硅谷银行是硅谷生态链的一个核心环节，硅谷银行破掉之后，硅谷科技创新融资的这套机制可能会倒退 10 年。另外，硅谷银行的储户是谁呢？不是小企业，也不是小的储户，是给科技创新提

供各种服务的。这一点清楚了，对我们理解硅谷银行为什么发生危机，是有帮助的。加息之后，硅谷银行的资产会不会受影响？当然会受影响，其他商业银行也会受影响，如果只是加息引起的受影响的话，所有银行的影响是差不多的，当然有些银行好一点，但是基本上影响是差不多的。如果硅谷银行出这么大的问题，那么美国出问题的银行应该比比皆是，不是个位数，甚至可能是百位、上千的都受影响。但是实际上影响没有那么大，这是第一点。

硅谷银行的投贷联动出了大问题。美国 2008 年市场稳了以后，科技股就一直在涨，2020 年美国也受到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但是五大科技公司的股票上涨了 40%-50%，PE、VC 投的那些项目，好的项目上涨更多了，一年里面平均上涨是 70%-80%。而进入 2021 年以来，五大科技公司的估值大幅度下调，2022 年大五大科技公司的市值下调了 40%。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硅谷 PE、VC 投的下调了多少呢？80%-90%。所以，实际上是硅谷银行的投贷联动这一块出了更大的问题。它跟着一下子下掉了 80%-90% 的估值损失，不是加息影响的那么一点点，是不同量级的。以前做得好的时候，因为它给所有其他的 PE、VC 提供服务，实际上是以股权投资补贴债券融资的，利息多一点少一点对它来说根本不重要，因为股票上的投资可以赚很多钱。现在股票投资这一块损失巨大，这对它资产负债是一个更大的冲击，这才是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硅谷银行不是银行，应该说不仅仅一家简单的商业银行，后面实际上有投资银行

和投资功能。因为它在硅谷处于一个特殊的生态链，去年科技股估值大幅度下跌，PE、VC 大幅度下跌，才触发了硅谷银行的危机。这对银行系统没有普遍意义，也不会触发银行系统的普遍危机。

我的结论从这里面，就应该能看得清楚，这是其一。其二，美联储加息以后，银行投资的资产端，包括企业债、国债肯定是受负面影响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美联储加息以后，美国银行的股票价格是普遍上涨还是下跌呢？上涨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存贷利差。换一个方式说，银行可以把一部分成本过给存款，把另外一部分成本过给新的贷款方，实际上存贷差反而还拉大了，所以银行股市受市场追捧。从这个意义上讲，说美国银行系统现在面临系统性危机，简直是天方夜谭，这里面不存在任何危机的可能性。当然我刚才讲了，美国每年也有小银行出问题，六七家银行，这不是个事。硅谷银行稍微大一点，所以作为一个特殊案例引起大家的关注，仅此而已。所以美国没有银行危机，美国没有金融危机，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也不会发生下一次大的金融危机。我想这个是基本性的结论。

如果结论是这样的话，影响是什么呢？美联储加息，一定会带来影响，没有痛苦是不可能的。理论上讲，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利息加上去，融资成本加上去之后，银行不一定是赔钱，银行是可以赚钱的，因为它可以把融资成本 pas 给借贷者。利息加上去之后，最好的情况是经济软着陆，经济放缓，通胀下来，新的工作会减少等等，然后工资会下

降，这是一种调整，是一种最好的调整，软着陆。当然，这个事情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这么漂亮的，比软着陆更严重一点的就是引起经济衰退。衰退有两种，一种是慢的衰退，一种是严重的衰退。如果是严重的衰退，在那个过程中也可能会触发某些银行或金融系统的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银行或金融系统的问题触发了大的危机。如果看美国金融系统的资产负债表，2008年危机以来，美国做了巨大财政转移支付，所以目前来看，美国有通胀问题，但是没有金融系统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此次美联储加息，最大可能的后果是什么呢？最大可能的后果是，做得好，美国还是有可能避免衰退的，就是软着陆，不会出现金融危机。做得差一点是什么呢？是美国会出现一个比较慢的衰退，也没有金融危机。这是对美国经济影响。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呢？我想是这样的，硅谷银行实际上对科技创新起了重要作用的，因为它在生态链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国内的政策也鼓励银行，包括中小银行，支持科技创新。如果只是简单贷款的话，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说白了，科创企业投融资的风险和其他的有房子有地来做质押的商业贷款的风险是差别非常大的。所以中国的若干地区也都学习硅谷银行，上海有一个例子，杭州有一个例子，深圳有一个例子。我觉得硅谷银行带来的警示，应该是让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即我们没有必要把洗澡水和BABY一起扔掉。硅谷银行这个模式对科技创新是有重大借鉴意义的，对中国仍然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学习硅谷银行这个模

式的精髓，当然要把风险控制住。

我先讲到这里，待会儿我参与讨论。我知道我已经扔了一块砖头，可能将来有其他的砖头拍回来。

乔依德：非常感谢海洲直截了当地对前面嘉宾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这可以说是一个好的起点，或者是好的方向。因为我一直觉得，以前我们国内对这方面讨论，大家讲情面的比较多。我想在座各位也去国外听过对话，没有人身攻击，不同意见都当面讲出来。我有一次听拉里·萨默斯和泰勒争论，一个人讲完，一个人又上去讲，大家都是君子。观点有碰撞，我们的讨论才能深入，学术才能发展。非常感谢海洲提出不同意见，我不重复了，管涛等会也可以提出你的看法。下面我们就请陈兴动发言，他的题目是“美欧银行业动荡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陈兴动（法国巴黎银行环球资本市场中国研究主管）：谢谢老乔。听了前面三位的发言，很有启发，特别感谢海洲的发言，他认为硅谷银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我对此发表五点看法。

第一，整体上感觉，硅谷银行破产，还有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还有欧洲的瑞信破产案例，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没有像国内的自媒体和研究人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么悲观严重。一定程度上我是同意海洲的看法，国内有些人可能是以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去判断这个事情的发生与变化，而且更多的是对这一件事的宽泛放大。危机肯定是有的，国际社会每天都在谈论金融危机、金融动荡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当一个悲观论者是比较容易的，但当一个乐观者则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件事，把事情本身搞清楚，我的个人看法是把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等这些美国银行的破产看成是银行体系的一种动荡而已，还上升不到银行危机这个层面。其实，美国每年都有一些中小银行破产。

至于说，硅谷银行是不是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以我个人的观察，其实我们最近也讨论讨论，美联储急速连续九次加息一定会反应到金融系统上来，一定会导致某些金融机构出问题。硅谷银行的破产最终给市场造成了重大冲击，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不仅有其特殊性，更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 2020 年以来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巨量货币被注入到市场中去，使得市场出现了超长时间的零利率，导致了大量资金存放于各家商业银行中，商业银行急于在市场上找到投资，这样必然会出现资产的期限错配和不同资产结构的错配。面对美联储的急剧连续升息，银行就出现账面亏损。在信贷条件收紧的情况下银行就出现流动性问题乃至枯竭，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救助，银行就只能关门破产了。

瑞士信贷银行的破产是另一个问题，它不仅是量化宽松导致的通货膨胀之后的派生问题，它还牵涉到瑞士银行长期实行的所谓存款保密制度，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下，这种保密制度已在前几年出现瓦解了，加上美国制裁俄罗斯，将美元武器化、对俄罗斯私人财产实行没收，使许多在瑞士银行存

钱的投资者心生恐惧，导致了很多资金从瑞士信贷银行流出，再加上原来的投资模式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了瑞士信贷银行的破产。

第二，从目前来看，由于美国、欧洲以及瑞士的管理当局都吸取了 2008-2009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吸取了处理雷曼兄弟破产的教训，以及欧洲债券危机的教训之后，及时果断采取了应急措施，解决了流动性问题。目前最困难、最危险的状态已经过去了。但是危机过去并不等于金融体系的动荡已经结束，这个其实还在发展进程中。美欧银行系统发生动荡之后，我们注意到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出现了存款搬家，存款从中小银行搬到大银行，甚至存款不仅在国内银行之间搬动，还出现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有些资金离开了美欧流向了亚洲的香港和新加坡等，当然，这不仅和金融系统动荡有关，也和地缘政治有关。

其次，由于中小银行在美国的地位非常重要，其金融活动的影响对美国经济影响巨大。总资产小于 2500 亿美元的中小银行贷款占美国整个工商贷款的 50%，占房地产贷款的 60%，占商业地产贷款的 80%，占消费信贷的 45%。毫无疑问，中小银行的贷款活动不能正常运行，一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就是刚才海洲讲的，也是我们经济学家认为的，今年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提前一个季度的理由，而且衰退的程度可能会原先预期的深重一些。

再者，出现了利率上升。表现为银行信贷整体条件在收

紧，出现了全球美元供给的紧张。整体来讲，经济增长趋于下降，经济学家们大多调低了 2023-2024 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不过，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不认为会出现大规模的紧缩，经济增长速度只是会比前期的预期稍微慢一些。

同时，我们还在关注美国联邦储蓄保险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情况。美国联邦储蓄保险机构总的保险基金池子只有 2000 亿美元，担保了 20 万亿美元的存款，它自己手上还接收了大量的地产抵押贷款证券以及其他资产，这些资产也都存在账面亏损。如果处理，会否出现实际亏损，从而影响保险能力，还有待观察。

第三，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目前来看还不是太大。根据有关报道，中国的商业银行与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几乎没有直接的交易。但并不等于中国机构投资者、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及个人没有投资，没有损失。刚才张明已经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我就不再讲了。

第四，我们需要关注哪些变化可能会对中国造成冲击？最直接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出口。前面我说过，美欧银行系统动荡会加深美欧乃至全球经济的衰退和低增长，而稳定出口对中国的复苏增长至关重要。中国今年面对的出口压力本来就很大，这可能进一步雪上加霜。

第五，我们要吸取那些教训。所有的宏观政策调整、金融管理政策的调整，都需要考虑政策的传导机制，后续可能会产生的连带溢出的影响，就是要考虑如设计配套措施以对冲不利影响。国际社会和资本市场之所以对硅谷银行倒闭如

此激烈的反应，就是因为国际信贷条件会收紧。不过，我倒是有有点奇怪，为什么国际资本市场没有或没有充分预期到美联储急剧加息之后，可能会对金融系统造成冲击，导致金融机构破产。

美联储、美国金融管理当局对危机的处理值得借鉴。中国有大量的中小金融机构，对其监管以及压力测试可能不到位，他们中有许多显性和隐性的各种风险。

这次瑞信对 AT1 债券（Additional Tier 1 bonds）的处理方式，即先于股东归零，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沉痛的教训，也给银行今后发行 AT1 债券造成困难。我们研究了一下中国的法律，对 AT1 的概念也不是很明确，既没有说清楚应该在股东之前清零还是在股东之后清零。以往经验不同规模不同地区的中小银行它们破产后的处理情况不同，有的完全相反的处理案例。这应该引起注意，应该对此做出澄清或补充规定，消除市场担忧，消除对将来永续债发行的影响。

最后，我想再讲一点，中国目前的债务特别是信用债、地方融资平台债不仅量大而且质量问题严重，应该说危机重重。尽管到目前为止严重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发生在中国，但危机爆发的危险时时处处存在，是资本市场始终得不到健康发展的阻力。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面对金融债务压力和危机风险的上升，必需做好各项政策的平衡协调。当务之急是要把经济增长稳住，没有增长所有的问题都有可能爆发出来。

乔依德：谢谢你的分享。我们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刘信义

先生，他对硅谷银行比我们有更多的直接经验。他发言的题目是“对于美欧银行动荡影响的看法和建议”。

刘信义（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刚才听了几位领导和专家的看法很受启发。我谈两个不太成熟的看法以及几点建议作为一个补充。

第一个看法，这次美欧银行业动荡直接引发全球危机的可能性不大，或者说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美联储加息的后续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是第一个观点。前面讲了瑞信主要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拿目前国际上的大银行来讲，经营管理不善的就是德意志银行，因为德国政府给它做了一些背书，风险总体是可控的。其他的国际大银行，总体上还没有显示出太多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上一轮危机以后，普遍加强了监管和提升了资本补充的要求。

硅谷银行倒闭主要是流动性管理不善的问题。事件对中小银行，特别是美国的中小银行，确实有很大的冲击。因为美国财政部、美联储以及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采取了取款流动性支持以后，总体上也是风险可控的。为什么说值得关注呢？前面管司长也特别讲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联储进行了7轮加息，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危等等都是由美联储加息引发的，虽然每次的表现形式、导火索不太相同，但是加息对引发全球危机确实带来了影响。这一次加息已经接近尾声了，有可能还会加一点，普遍判断高位运行一段时间的可能性比较大，后续影响是需要关注的。此外 AT1 债的处理对资本债的发展也有一定冲击，包括它

的价格以及大家对它的信任度。

第二个看法，这次银行业的动荡对我们国家银行业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国家有几千家银行，小银行也很多，但是主体是大的银行，这些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的，有一定的政府信用在。中国银行业的海外资产大概占 2% 左右，整个占比较小，影响也较小。另外，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货币政策都有别于美国，所以在这方面，我认为不需要太多的担心。当然，一旦危机发生以后，我们监管部门在这方面协调的力度还是非常快的。比如说 2018 年，香港东亚银行的交易员出了丑闻以后，引发了挤兑，当时央行监管部门及时帮助东亚银行度过了危机。这次浦发硅谷银行的处置也是非常快的，正好我们国家在开两会，有很多客户资金转移非常快，后来上海及时稳住了，存款又回流了。所以这是两个判断，国际方面总体来讲值得关注，现在很难得出会直接引发危机的结论。

第三个方面谈谈对国内金融业的一些教训和启示。我觉得这里面有四点。

第一，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要重视流动性风险的管理。瑞信的教训就不多说了，硅谷银行这种案例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未来还会有。越是市场化程度高，未来触发流动性风险的因素就越多，比如外部政策的变化、内部管理不善、危机应对不当等都可能触发危机。硅谷银行就是因为外部政策的变化，还有内部管理不善，没有做利率风险对冲，没有做合理的资产配置。政策变化后，应该是逐渐的资产调整？还是

剧烈的调整？危机应对，包括资本的补充、投行消息的泄露等等，都可能触发流动性风险。而且现在客户反应很灵敏，客户的手段也比较多，这也都会加剧风险。所以，未来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就非常重要。

第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例如风险文化和风险制度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风险管理都是有成本的，人们在风险管理上往往有侥幸心理。比如像硅谷银行，其利率风险如果有对冲的话，情况就会好一点，或者降低资产的配置风险不过度集中等。另一方面，硅谷银行流动性风险其实早就被发现了，美联储副主席巴尔在参议院作证时说，2021年底美联储就发现硅谷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缺陷，2022年10月和他们进行了会晤，2022年11月又发出了一份利率风险的监管函，至少有三次。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硅谷管理层，其实都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重视不够，有一定的侥幸心理。瑞信银行也同样，当时美国对冲基金设了一些风险窗口指标，从2020年起多次突破风险窗口，因为后果不严重就慢慢习以为常了。所以健康的风险文化、有效的风险约束是很重要的。

第三，金融监管部门的风险处置要快速果断、措施有力。从这次硅谷银行来讲，总体还是比较快速的。当然前面也讲到，有一点需要反思和总结，早就发现了，但是一直没有采取比较果断的措施。美联储3月12号也推出了一个定期融资计划，100%的面值。其实2月份美联储理事会也讨论过硅谷银行的这个问题，如果那时候就推出定期融资计

划，硅谷银行亏本出售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也许就没有后面的事了。面对风险问题，监管部门是否果断有力，包括有没有一定的授权，这在流动性危机处理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我们的监管部门，有时候领导一重视，由上而下会反应很快；如果领导不重视，层层上报，我们也会反应很慢。我们碰到这种危机，能不能及时果断地处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第四，中国的中小金融机构未来并不乐观。并购和整合是一个大的方向，这是个人观点。国内金融机构主要不是流动性的风险，我们央行其实是有一些管理手段的。但是中小机构，刚才几位领导和专家也讲了，潜在的信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的金融机构的同质性强、差异化小，和美国还不一样。目前看，向头部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两极分化很明显。轻资产机构两极分化很正常，像公募基金，管理的好，人家就去；管理不好，人家就不去。重资产机构服务的差异化本来不太大，客户不是很挑剔，但是这几年也是两极分化。所以中小机构特色不足，能力不强，深耕客户不够，人才短缺，发展困难等现象较为普遍，其增长普遍慢于大机构，这跟经济上行期的情况不一样。另外它的经营成本、风险成本、流动性成本，包括存款保险费成本，都比大机构要高。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中小机构，包括上市跌破净值，中小机构股权市场上没有人要等，将来应从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提前谋划，整合化解，把风险消灭于未发之时。

我们当时成立很多中小机构有一个逻辑，就是中小金融机构才能服务于中小企业，我认为这个逻辑不成立。比如说富国银行规模很大，服务中小企业、社区银行，虽然它有自己的一些问题，但并不是说大银行就不能服务中小企业。硅谷银行其实规模也不小，但它专注于做这个。2009年我们跟硅谷银行谈判，包括合资建立浦发硅谷银行，对硅谷银行的了解是比较熟悉的，国内对硅谷银行的模式，包括投贷联动模式有很多的误解。我们中小金融机构做大客户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中小机构的风险处理，对我们中国来讲，还是要未雨绸缪。

乔依德：非常感谢信义。他认为当前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后续影响不容忽视，对于我们国家金融业的影响和今后的发展也提了看法。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进行深入的讨论。我先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提问管涛，刚才海洲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想你肯定也在思考，怎么来看待不同的意见。下面我想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管涛：谢谢乔老师。首先我非常感谢海洲的直言不讳，我想就海洲提的问题做几点回应。

第一，我并不认为SVB这个事情已经意味着美国发生了危机，我从来没有这么讲。但是我确实第一次听到海洲讲，SVB出事是因为投贷业务模式出了问题，投资业务出现了亏损。我们的理解都是负债出了问题，造成资产负债的久期错配，造成了浮亏的资产被贱卖。如果海洲说的情况是真实的话，这说明，我们对于很多海外情况，掌握的都是

三手四手资料，很可能是盲人摸象。但是，SVB 出问题肯定和美联储紧缩有关系，无论是投贷联动业务模式出了问题，还是高利率环境引发的存款流失都和美联储的紧缩有关系。这是第一点。

第二，无论是认为会出现金融危机，还是不会出现金融危机，我认为没有绝对的对错。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金融市场处于一种多重均衡状态，在给定大家所能掌握信息的情况下，可能出现好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坏的结果。我本人认为出问题的概率比较高。但是我还是很钦佩海洲，他认为不出问题的概率为零。海洲在海外生活多年，至少比我们有更多一手资料。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个人认为美国或者美国以外的地方，金融出问题的可能性较硅谷银行事件发生之前是提高了。

第三，硅谷银行虽然得到了快速处置，甚至意味着美国中小银行这个事情也到此为止了，但是美国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还是存在的。2月底美联储披露，其对金融市场的关注不是金融稳定的风险，关注的仍然是资产价格估值过高，无论是房市还是股市，估值依然偏高。我认为，现在哪怕美国的紧缩已进入尾声，高利率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银行业的动荡，信贷的紧缩，经济基本面不管有多大程度的恶化，肯定会有进一步向下调整的压力，这无论对银行还是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们要记得，2020年3月18号就是因为一个传闻说桥水基金爆仓，引发了美国

年内第四次熔断。一些大的对冲基金出问题对金融市场都会造成大的影响。现在市场的传闻还是挺多的。目前市场对美国的关注可能稍微降低一点，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关注更高，比如最近又在传加拿大第二大银行，道明银行可能有问题，最近道明银行的股价跌了两位数。黑石对冲基金也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至少我觉得，现在金融出问题的可能性，可能比硅谷银行出事之前更大了，尽管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监管当局都采取了快速的应对。我觉得这个危机的根源并没有完全消除。

乔依德：谢谢管涛。你的基本结论就是说，相比较硅谷银行出事之前，叫它动荡也可以，叫它危机也可以，现在的风险比以前更大了。那么对这个问题，海洲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黄海洲：我稍微补充一点吧。我觉得我们分析的框架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我们可能看事情或者了解的数据有一点不同。我觉得硅谷银行里的投贷业务，外面知道的不太多，所以国内分析可能更多关注美联储加息对其负债带来的影响。从 2021 年开始美国科技股价格下跌，2022 年美国五大科技公司大跌 40%，PE、VC 在硅谷里投的下跌了 70%-80%。这当然也跟美联储加息有关系，这一点我没有不同意见。

我认为，金融危机永远和金融系统伴生，我想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一致的，我不是说永远消除了危机，我只是说硅谷银行这件事本身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实时间很短，触发大的金融危机的概率不大。当然我为了把事情讲到极

致，我说是 0，一般经济学家不能说 0，总归是一个概率事件。美国经济最好的结果是软着陆，当然软着陆是比较难以实现的，甚至可能有一个轻微的衰退，但是不引发金融系统大的问题或危机。再次之，是有严重的经济衰退，严重的经济衰退一般也伴随一定程度的金融危机，当然还有可能是由于金融危机触发了严重的衰退。这个我想做一点补充。

另外，刚刚有发言者讲到，硅谷银行为什么事先不融资等等。我也想就这个问题做一点补充。实际上硅谷银行是想融资，硅谷银行找到高盛，但这家投行把事情做砸了，贻误了战机，后来这家投行找了家律师事务所，为了保护这家投行的业务，把这个事情公开了，所以这个事情是比较复杂的。当然，硅谷银行有融资窗口，从管理上来讲去年如果融资可能躲过这一劫，今年融资就难了，今年的融资也还有窗口，但是最后投行业务可能在战略判断上出了一些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以后都会浮出水面。

国际经济形势经过这次危机之后的变化，我想再提供一点评论。受硅谷银行的影响美国经济变差了，这一点我和管司长的观点是一致的，美国金融条件也变差了，我只是说短时间还不会触发大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在硅谷银行事件之前，我认为美国可以躲过这个衰退，现在看来美这个衰退就难免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虽然欧洲出了瑞信的问题，当时大家也在猜下一个会是谁，有评论人猜是加拿大的银行。德国政府也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支持。瑞士虽然在欧洲，但不是欧元区的成员，只是欧盟成员。去年年底和今年

年初，大家觉得欧洲比美国更差，欧洲大概率会陷入衰退，甚至是深度衰退。现在看来，欧洲陷入衰退的概率减少，陷入深度衰退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英国的情况稍微差一点，英国去年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今年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从市场角度出发是相对超过发达国家的，而且比美欧应该都更好。现在是新兴市场国家最好，欧洲次之，美国相对更差一点。这当然对中国有影响，实际上中国的出口肯定受到影响，即使美国是一个慢的衰退，这方面还是受影响的。欧洲明显往好的方向走，比原来想象的好，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大家也看到我们在外交上面的互动，比如马克龙总统昨天访华，还有欧盟主席访华，还有西班牙首相等一系列的互动。我们能看到的是，跟去年比起来，今年的全球增长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今年年初，世行将全球增长预期调到极低。那时候我在华盛顿，IMF 出的全球经济讲话里面也把全球增长调低了，但比世行还是乐观不少。现在如果看起来，有可能是在这两者之间，IMF 预测全球增长 2.9% 有可能比较乐观，世行则可能过于悲观。当然，对中国而言，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全年 GDP 增长，从政府工作报告上定的 5.5，到后来定在 5.0。我想，最高当局可能也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些困难。对我们而言，金融层面的困难不是主要的，我觉得供应链、出口这方面的挑战可能是更大的。这是我做的一点补充。我再次感谢管涛司长的大度包容，我想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就想把事情弄清楚。我们都是对未来的预判，也可

能你是对的。

乔依德: 他们两个人在刚才的互动发言中，一个侧重普遍性，一个侧重特殊性。管涛比较看重的是普遍性，美联储加息普遍引起的后续负面影响，海洲比较看重的是硅谷银行的特殊性，我想这两者也不是不可以调和的。关于这个问题，其他三位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如果没有补充的，我们下面还是进行讨论。张明刚才你提到，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当中，机构拥有的美国国债可能有净估值的损失。我读过你的一篇文章。现在社交媒体上相当多的文章，都是说我们要抛美债，对美元发起总攻之类的话，对这个问题，你可以不可以稍微讲得详细一点？

张明: 好的，谢谢乔老师。最近一些社交媒体在渲染各国同时抛售美债以及去美元化的故事，但大多数都言过其实。美元当前的确面临一些问题，但是和其他货币相比，美元依然拥有重要优势。任何去美元化的过程一定是非常缓慢的。在国际市场动荡的时候，投资者持有美元资产的动机反而会上升。

在 2022 年，中国投资者和日本投资者都显著减持了美国国债。减持美国国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主动出售，一种是到期之后不再续买，一种是由于利率上升导致账面出现损失。在 2022 年，应该说上述三种情况都发生了，但中国投资者主动出售美国国债的规模很小，大概只占到去年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下降的十分之一。剩下的十分之九，要么是到期后没有续买，要么就是账面亏损。可能账面亏损

的比例要更高一些。

最近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误解。例如中法、中巴之间签署的协议声明，未来在双边贸易中可以尝试使用人民币来结算。这居然被媒体渲染成未来双边贸易中不再用美元进行结算。这完全是两回事。

对于刚才国际银行业动荡的讨论，我还想再讲三点。

第一，当前美国大银行的确问题不大，但是美国中小银行的危机可能并未结束。美国中小银行当前面临资产端与负债端的双重压力。从负债端来讲，随着基准利率的上升，当前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回报率水涨船高。对美国人而言，把存款取出来去买货币市场基金的动力是很强的。从资产端来讲，这一轮美联储如此陡峭的加息，再加上疫情之后美国办公模式的变化（更多地居家办公与远程办公），美国目前商业地产面临的下跌压力很大，而美国中小银行持有商业地产贷款的 70%-80%。一方面负债端存款在流失，一方面资产端不良在上升。美国中小银行危机是不是真的结束了，真不好讲。

第二，可以把本轮美欧央行集体加息视为一种压力测试，随着短长期利率急剧上行，那些监管比较薄弱的环节就会陆续出问题。美国中小银行为什么出问题呢？2018 年特朗普政府通过了一个法案，放松对中小银行的监管和压力监测。相比之下，欧洲目前出问题的瑞信和德意志银行都是大行，这恰恰是因为在 2008 年之后，欧洲对大行的监管没有像美国那样明显强化。与之类似，对全球保险巨头的监管相

对于商业银行是偏弱的，不能排除保险公司未来出问题的可能性。

第三，虽然本轮国际银行业动荡未必会发展成系统性危机，但当前的总体形势要比 2008 年更复杂。2008 年虽然爆发了系统性金融危机，但危机后全球经济很快就反弹了，因为那时全球化势头非常强劲，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处于高位，地缘政治冲突没有浮出水面。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去全球化的压力在加剧，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生产网络正在加速碎片化，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上行。尽管这次金融动荡没有 2008 年那么强，但是经济衰退、金融动荡、地缘冲突，叠加去全球化的压力，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真的不容乐观。此外，当前的高通胀改变了我们曾经对 QE、零利率和 MMT 的信仰。未来当全球经济再度下行时，我们还能用什么政策工具呢？

乔依德：谢谢你的补充，你把外围的地缘政治加进去，我想这是跟上一次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不同的地方，我们也是要关注的。你刚才讲到资金的流动，资产的变动，就这个问题，我想跟陈兴动提个问题。刚才兴动也讲到了，小银行的存款搬到大银行。现在货币基金购买美国国债的回报率很高，我看到有一个数字是 4.86，现在银行的存款利率低，这可能对银行有影响，这是一个问题。跟这个有关的，你讲到存款搬家，从美国搬到亚洲，我想听听你的分析，因为这在自媒体中也有很多报道，说香港汇丰银行或是别的银行，加班加到很晚，一星期工作七天，因为忙着存款搬家，

搬到香港，或者搬到新加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到这样一个程度。我想也听听你的分析。

陈兴动：刚才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说都是假的。不敢说全是假的，但是自媒体说的肯定不全是真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银行说它在某个时段内增加了多少开户，增加了多少资金流进。反倒是不久以前，有过一个比较令人费解的现象。香港金管局入场干预汇市，在市场上收购了大概 71 亿港币以保持港币联系汇率的稳定。不是说有大量资金流进香港，应该是更多的美元或其他硬通货进到香港，怎么会出现港币卖盘大于买盘威胁到联系汇率的稳定？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有些人把自己的存款搬到香港来，他并不一定要把搬进来的美元存款转换成港币。的确，这个问题问的人比较多，比如说在香港开户，香港的资金转移怎么样。至于自媒体上提到有 760 亿、1600 亿美元，那是不可信的，很有可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状态，也许像刚才张明讲的，所谓的去美元化是边际的变动，整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还需要观察，我们需要予以注意。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硅谷银行爆雷了以后，加上美国将美元武器化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由于美联储加息，货币政策收紧，导致国际市场美元紧缺。事实上，无论美联储是量宽还是紧缩，发展中国家都是受害者。同时，中国现在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加主动，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一种未来预期，被视为一种期待、一种新的选择。

这样的话，各个发展中国家就会在探讨，是不是我非得要像过去那样继续依赖美元，是不是有可能创造一种机制，用这种机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东盟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不久前在雅加达讨论，它们的贸易是不是要用区域货币来结算。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也正在讨论。中东这个地区也想用本币结算贸易。中国也在借势推动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从逻辑上，我觉得这都是必然的发展。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可能开始真正收到挑战。但是，去美元化恐怕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谢谢老乔。

乔依德：最后我给信义提个问题。刚才你也讲到了，你对硅谷银行了解很多，接触很多。在座有的可能知道，有的可能不知道，刘信义现在是上海国际集团总裁，国际集团是上海国资背景，等于是一个金融平台。在这之前，他担任浦发银行行长，浦发银行跟硅谷银行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合资的银行。从你的角度来看，硅谷银行这样一个模式在中国行不行？或者说，要成功还存在哪些障碍？你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刘信义：刚才海洲也讲了，说我们中国对硅谷银行投贷联动有很多误解。我记得在若干年以前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个非常著名的金融家也提过投贷联动。后来国务院推出试点，10家投贷联动的银行试点，全国性的、外资的、股份制、城商行等等都有代表性机构。2009年时，外资银行要有600亿美元的规模才可以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但是硅谷银行当时不到600亿美元，只有200亿美元。它当时做的

客户，处于早期的多，现在它做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多一点，因为发展到后面规模更大。它也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做，专注于做创新型企业。它的创新型企业标准是什么呢？至少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当时硅谷银行急于进入中国，认为整个全球的未来，创新型企业最有前途的地方，第一个是美国，美国主要在硅谷区域，包括波士顿区域，另外一个英国，大伦敦，还有一个是以色列，再一个就是中国。中国最主要在上海、北京和深圳，符合它们的标准的企业，大约 40% 在北京，20% 上海，20% 在深圳，另外 20% 在全国其他地方。所以它在伦敦、以色列设了子行和分行。当时它急于进中国，就设立了合资银行，因为规模不达标。他们几十年探索下来以后，认为专注才能做得好，因为对科技型企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富国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都有做科技企业的一些团队和部门，但是这些团队和部门的自主性都有一定的限制。对科技企业应该怎么做，怎么理解，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做不好、做不大。硅谷银行为什么做得大？因为它对创新型企业是了解的，当时它在硅谷有几十万家创新型客户的信息，按照现在说法叫大数据。科技企业硅谷也只做一部分，比如 IT 的硬件软件、清洁技术等等。它做这些细分行业，知道这些行业企业的生命曲线是什么样的，全周期成长曲线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因此它可以做。

刚才海洲讲了，我再做一个细节上的补充，便于大家完

整地理解。硅谷银行做企业的贷款，主要是两种，第一种是过桥贷款，过桥贷款是为谁呢？为 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保险机构等机构投资者或个人投资人，可简单理解为出资人）做过桥，为基金做过桥，为客户做过桥。在中国，我们是不能给 LP 和基金贷款的，因为中国的资本性贷款和一般的经营性贷款是完全隔断的，我们的流动资金贷款是不能作为资金性投资的，这是我们中国和西方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也在很多地方在呼吁，中国不是缺钱，是缺资本。硅谷银行也做经营性的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一般是没有抵押的贷款。如果一个企业比较好，都是投资股权融资成本就比较高。按照西方普遍的观念，创新型企业除购置个性化设备，买房子买地是不允许的。如果你是创新型企业，个性化设备是非标的，非标的处置是不值钱的，所以说即使抵押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用。那么用什么覆盖风险呢？如果我收的利率高了，用收益覆盖成本，这个企业现在本身就是创新型企业，收入少，这不增加压力吗？他就要认股权证，将来这个企业上市或上市前可以转让时，这个股就有价格了，就是用未来的收益弥补现在的风险，是这么一个理念。

硅谷银行对这些企业的成长周期很了解，对它们的特点很了解。银行不做投资，银行只做贷款。市场上的 VC，包括硅谷集团的 VC，投的项目和硅谷银行联动，那边投，这边贷，是这样的。它也要认股权证，它有一条铁的原则，认股权证不行权，只能出售，一旦行权就变成股权了。

我们跟加州的监管部门也都做过沟通和交流，监管部门说就是按照一个银行给 SVC 发牌和监管，SVC 和所有的银行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它的客户不同，还有它的业务模式也有区别，但是它还是贷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SVC 真正的问题，我认为不是它股权的损失、投资的损失，还是因为前几年货币宽松，整个科技企业也比较兴旺，募的钱比较多，经营可能也比较好，所以他们有将近 2000 亿美元的存款，贷款只有很少一部分，30% 左右。这两年增长非常快，这跟 SVC 的客户后移有关系，做了成熟期的客户，客户上了市了，可能有了钱了，就把钱存在 SVC。这些客户基本都是科技型客户，VC 是它的客户，PE 是它的客户，LP 是它的客户，这些 VC、PE 的高管是它的客户，科技公司是它的客户，科技公司的高管是它的客户，除了这些高管以外它不做其他个人。PE、VC 和初创企业是它的客户，这些都是科技型的，上市以后都有钱，暴富了。前几年钱多，SVC 把钱配置在债券和美国国债里，它过度集中在那里了，利率一变化就触发了贬值。现在加息以后，有的人存款就转移了，可能还贷了，利率见高该还贷就还了，可能干了别的了。SVC 的资产处置，一个是风险管理没有做利率对冲，二是没有及时处置、分步处置，三是在补充资本时，找的这家投行，不但没有干成，而且把消息泄露了。这个过程，既有它管理、资产配置的问题、风险对冲的问题，也有后面资产处理的问题，还有整个募资的问题。这是我对这个事件的理解。

乔秘书长问，这类银行我们需要不需要？当时我们到中国银监会争取牌照时，一行三会普遍认为，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做得好的不多。确实是，合资的公募基金、机构保险等等，特别好的不多。当时监管部门主要领导讲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我们中国不缺一家银行，也不缺一家外资银行，更不缺一家合资银行，但是我们缺一种新的服务科创企业的商业模式。”科创企业的服务大家都想做，挂羊头卖狗肉挺多的，但 SVC 是真的专注在做。如果各位有兴趣，有时间，也可以去考察一下像浦发硅谷银行。中国也有人呼吁成立科技银行，能不能做到专业和极致，这是个问题。举什么牌子并不重要，做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说和做一致的这种银行，我们是需要的，谢谢。

陈兴动：我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根据你刚才的描述，你认为硅谷银行的这种倒闭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偶然？

刘信义：我认为，它的资产贷款经营应该没有问题，这个还是很成功的，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一家银行。它的问题在于，多余的存款很多，配置的地方又缺少风险管理。它现在的 CEO 是原来的行长或者叫行政总裁，现在的行政总裁是原来的财务总监，其实财务总监也应该知道整个资产应该怎么配。这是金融从业人员基本的常识。我认为它有偶然性，但是如果这么管法，这么一个配置方法，有侥幸心理的话，这跟是不是硅谷银行没有关系，任何一个银行碰到这种事都会倒闭。它为什么有偶然性？它的客户集中，前

10 大客户有 133 亿美元存款，占了 10%。它的客户瞬间就转移了四五百亿美元，在 24 小时之内，第二天预约转移的是 1100 亿，如果全转移了，就是 80% 存款在 48 小时之内转移掉了。24 小时内已经走掉了 25% 的存款，这些客户都是很聪明、很年轻、信息很灵敏的，存款在网上就转走了，硅谷银行是没有现钞柜面的。客户集中、加息等这些是偶然的。我觉得它有偶然性，也有必性。

乔依德：非常感谢。如果你们演讲者之间没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就开放提问给更多的听众，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黄海洲：秘书长，我插一句话。硅谷银行是银行，硅谷银行业也不是银行，这是我的描述。我建议大家查一查，硅谷银行有一个 license，就 SVB Securities，什么叫 Securities？投资银行才叫 Securities。所以硅谷银行并不是加州监管的一家简单的商业银行。

乔依德：刚才信义也讲了，当然它可能拿的是银行牌照。但是我想，它做的事情，有贷款，也有投行，有其他业务。

赵广彬：我问一个问题。今天大家都觉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听到这一点，我觉得信心很足。但是我有个问题，目前全球经济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最大的金融风险是什么？美联储的持续加息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什么时候会得到缓解？对全球来说，我们要特别警惕什么样的事情？

张明：我简要回复一下。我最担心的其实还是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的上升，尽管地缘政治冲击的概率与情景很难预

测。但是如果中美之间冲突升级的话，这将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

陈兴动: 抛开地缘政治，我补充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如果说现在银行业的振荡，不会酿成大家所普遍担心的、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暴，但是，现在做的第一是要保支付以避免挤兑。为了保支付，中央银行又得进一步加大流动性供给，这跟通货膨胀的控制是矛盾的。通货膨胀很高，加上劳动力市场又紧张，这又跟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紧张又不一样。有一个说法，美国劳动力市场有大概 500 万的丧失，其中 200 万是因为新冠而提前退休，200 万是因为长新冠或身体受影响不能正常工作，另外 100 万是由于移民的控制导致的。今天谈到劳动力市场紧张与过去所谈的不是一回事，所以通货膨胀下不来。那么如果美联储或其他中央银行，仍然把通货膨胀的目标继续定在 2% 或 2% 以下，它的政策压力始终存在，这样整个经济金融市场运转就不能恢复正常。再加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中美欧世界分裂了，不能像 2008-2009 年全球团结起来解决金融危机了。

那么后果是什么呢？可能是货币继续扩张，通货膨胀比目标值要高，经济增长速度要慢，全球的不协调、冲突继续加剧。

赵广彬: 我再追问一句，大家对目前的全球通货膨胀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大概什么时候会缓解，美联储加息的节奏什么时候能结束呢？或者请黄海洲老师讲一讲，这个情况最主要的是在美国，美国对其他地方有较大的影响。

黄海洲: 美国年内会停止加息，在 6 月底之前可能还有一两次，一般市场预期会加 25 个基点，之后再加 25 个基点。硅谷银行带来的问题，导致了美国陷入衰退的风险在加大。现在美联储内部也有一股声音，觉得应该打住。换句话说，现在市场预期可能暂时不会加息，等一等再看。我个人当然觉得，美联储这时候再加息意义不大。你们可能关注到美联储副主席出来讲话，意思是美国应该容忍通货膨胀要经过一段时间回到 2%，不要急于回到 2%，因为急于回到 2% 的强烈加息会加大它金融衰退的风险。当然，如果进入衰退的话，通胀问题也就不存在了。问题是怎么样从 A 点到 B 点，就是我刚才讲的，最好是软着陆，但是这个比较难，操作上有难度，还要一定的运气。次之是轻微衰退，再次之是严重衰退，可能伴生金融危机。但是的问题是，解决通胀以什么路径实现，美联储现在还是朝着软着陆的方向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预期年中之前停止加息。

乔依德: 我们持续讨论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了，今天的闭门讨论就将结束，再次感谢五位嘉宾做了精彩的发言和非常好的互动。五位嘉宾都是可以对一个问题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但是他们宁愿先发言讲几分钟，然后大家来讨论，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我一直非常希望我们这个研讨会也能跟国际接轨，能多讨论，我们以后还会继续努力。非常感谢各位参加今天讨论会的朋友，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也还能再次参与这样的研讨。今天的研讨会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从新冠疫情的蔓延和应对谈如何防治今后的病毒

金冬雁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

上海发展沙龙第 177 期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专家金冬雁先生。他高中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那是广东的名校，然后进入中山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其后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留在病毒学研究所工作，之后前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从事博士后工作研究，1999 年回到中国，在香港大学任教至今。可能我们有些人说，乔老师，你怎么会认识他？我也不是学医的，2020 年疫情爆发时我们想组织一些活动，有人推荐金冬雁教授，所以我们请了金冬雁教授参加我们举办的线上的会议，他讲得很好，我们把他讲话内容用微信发出来，传得非常广。从那以后，我一直跟他保持联系，有什么问题我不懂的，就问他，他会给我回答。我跟他讲，以后等疫情结束之后，一定请你过来，跟我们讲一讲。最近很巧，张文宏请他到上海来，他今天在张文宏那边开会，讲完以后要到南京去，张文宏是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去年 6 月，新华社让金冬雁写内参给党中央，那时候他就要求对新

冠实施“乙类乙管”。我想他一定会讲很多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金冬雁教授。

金冬雁（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谢谢乔老师这么热情的邀请，还有介绍。我呢，就是一个做病毒的，原来是北京培养的，后来到了香港。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新冠这个题目。

首先，我讲 2020 年时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袁国勇教授，他发表了全世界第一篇关于新冠病毒的论文，他们是怎么做的呢？2020 年时，他在我们香港大学全资拥有的深圳医院工作。他这篇文章被柳叶刀杂志选为 30 篇最奠基性的文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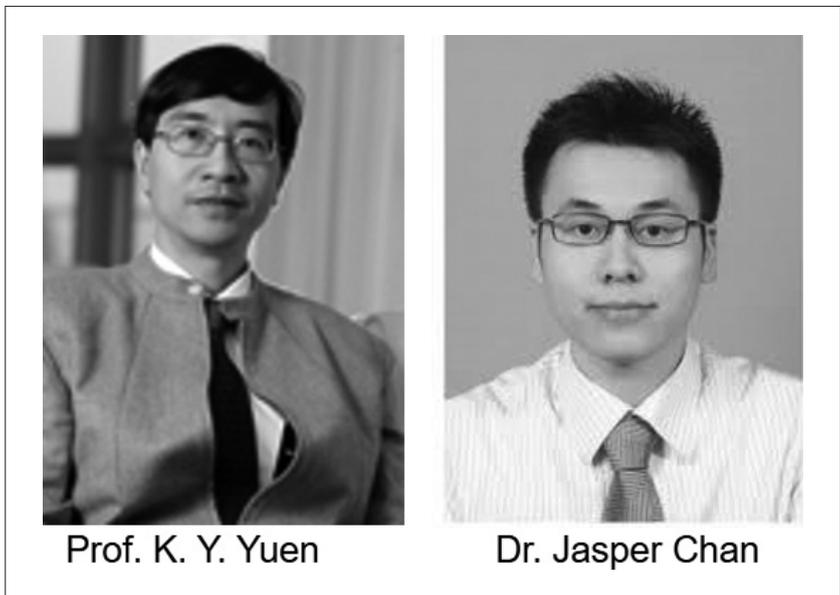


图 1：袁国勇教授和陈福和医生

那时候，袁教授和陈福和医生，还有实验室的其他人，他们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听说了武汉有事，就在内部布置，所有的医院，无论是我们的玛丽医院，还是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盯紧了所有发烧的病人，我们马上给每个发烧病人查有没有感染新冠病毒。新冠病毒的序列刚刚在前一天公布了，其实当时还没有公布，但内部是掌握了。第一个病人在10号左右，来我们这里看病，我们找到第一个病人，之后把他全家都找出来了，全家7口人有一个没有中招，一个女孩从头到尾都戴口罩，所以没有中招。但有一个小孩比较调皮，口罩老摘，所以就中招了，但是中招了以后，这个男孩是没有症状的，全世界第一个没有症状的被发现了。所有这些人全部都是PCR阳性的，就是核酸是阳性的。没有一个重症，还有无症的，CT都是阳性的。那时候我们团队的人24小时不睡觉，搞了一个多星期，把所有事情搞清楚了。搞清楚什么呢？这个病很能传，7口人6个中招。他是到武汉参加婚礼的，我们把他武汉的那些亲戚几十口人找出来，算出来83%是中招的。当时我们这些同事做的时候，有人说你们做完这个工作，可能以后去不了内地了。后来卫健委真的给他下了红头文件，我看过的，不许研究，不许公布，不许发表，我们当然还是尽量向中央反映。

我清楚地记得，时间是2020年1月17号，我在别的地方跟袁教授开完会，他刚刚跟我们校长讨论怎样向中央发警报。他忧心忡忡，跟我讲了很多他的担忧。最后，也是各方面起作用了，1月18号中央忽然通知他马上赶赴武汉。

到了武汉以后，他和钟院士两个人广州话一讲，他就觉得这件事的严重性。后来专家组的人回忆，他到了武汉以后就去找证据，他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拿的是最科学的一个证据，他是解剖麻雀，看一个家庭就把整个图画画出来了。最后到1月18号、1月20号，基本上中央就改变了，从实行严管到后面要封城，主要是曾光教授的建议。我原来就是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我们那时候不叫做CDC，那时候叫预防医学中心，后来叫做预防医学分院，后来才改的CDC。那时候曾光老师提出的建议，一直都不采纳，到最后觉得还是要采纳。他的根据是当时武汉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的感染者。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现在去比拼发多少论文不那么重要，关键是国家有事的时候你能起作用，我们学这个的能做一点贡献，那才叫真贡献。我经常讲，这就是香港大学的价值，也是我们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价值。好多香港人骂，你在深圳开一家医院，不为我们香港人服务。这是不是为香港人服务？还是为香港人服务的。所以香港在2020年1月到2月控制得非常好，因为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内地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所以病例的控制等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这也说明还是要尊重科学。像他们这个东西，为什么武汉的专家没有做出来？那次北京也有病例、上海也有病例、广州也有病例，我们这么多非常优秀的学者，为什么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勇气，没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个做出来？如果说，我们武汉的专家也有这样的能力在2019年12

月做出来了，或者在 2019 年 11 月做出来，是不是大流行就可以避免呢？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事实摆在这里。我不是这个团队的，袁国勇教授是我的同事，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当时我没有参加。因为我和内地的关系，我在 2020 年初的时候，一直都是参与其中的。

讲一个例子，我们后来解剖麻雀，观察一个省，是湖南省，发现有什么特点呢？这个病其实是不平均的，82% 的人不怎么传，或者只传一个人，只有 18% 人特别能传。日本避免“三密”（密闭、密集、密切接触），专门搞那个场所，而且一直搞这一套，其实精准防控方面是做得好的。为什么我说动态清零不可以持续呢？因为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个。你把很多没有传染性的人都当有传染性了，其实真正特别能传的人只有 12% 左右。我们后来的政策走歪了，也是有这个关系。在大家都有免疫力的时候，就不可能再传了，现在是没有超级传播的，不可能在我们吃个饭以后，一个人传了 10 个，一个人传了 100 个。早期封城是对的，也是科学的。如果采取得早，可能是可以避免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即使是早期，也要精准防控，而且要防超级传播，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这种，你把这个防住了，才是关键。如果你不把这个防住，反而打一个大包围，把没有传染性的人封控、隔离，基本上是无用功。

我简单地讲一下新冠的动物起源。2003 年 SARS 以后，袁教授发现一个 HKU1，他把所有的病毒都叫 HKU，就是香港大学，他发现的 HKU1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类的冠

状病毒。现有的人类冠状病毒有 4 种是常见的，分别称为 229E,OC43,NL63 和 HKU1，常年都在人里面，它就引起普通感冒，是比流感还要轻的普通感冒。根据它这个特点，在 2020 年 1 月我就说了，中国最坏的情况就是新冠变成普通感冒，普通感冒是不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的。我说我作为一个病毒学家，应该告诉大家最坏的情况，是 2020 年 1 月份在饶毅搞的那个《知识分子》上发表的。饶毅还跟我对谈，那时候他跟我是一个意见，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跟我走向反面，开始骂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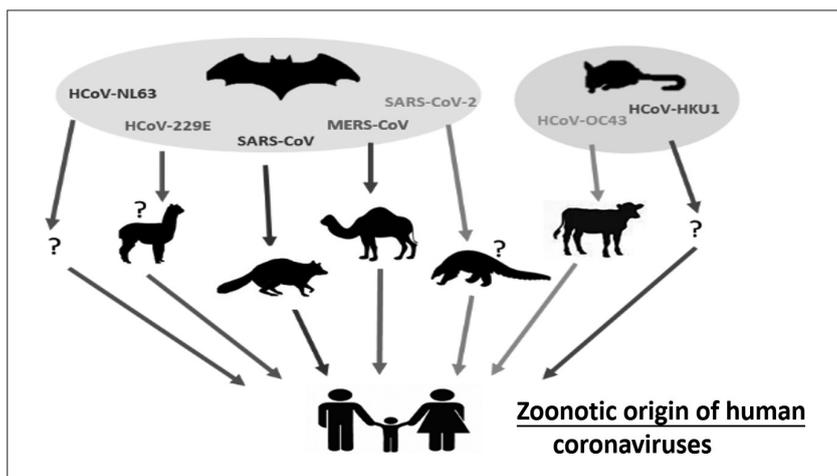


图 2：人类冠状病毒的人畜共患起源

我们说这个病毒，最早都是来自于蝙蝠，有两种，OC43 和港大发现的 HKU1，可能从蝙蝠传到了鼠类、啮齿类动物。在 SARS 的时候，它到中间一个叫果子狸的东西，是我们管轶教授发现的，他在疫情结束后跑到深圳野生动物

市场，收了一批样品，找到了。可是，这个果子狸是一个短暂的宿主，就是在 2003 年 SARS 时把疫情扩大了这么一个宿主。你如果现在把果子狸抓住，无论是农场养的，还是野生里抓的，都没有病菌。虽然果子狸能够带病毒，但是这个病毒并没有在它那里扎根。新冠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短暂的宿主，有可能就找不到。袁教授大概在 2005-2006 年，发现在蝙蝠里有一个病毒，他当时写了文章，说将来这个病毒可能在人里面也能找到。当时不知道，其实它早就传到了人，就是 MERS。再过差不多一年的时候，发现 MERS 常年都在骆驼里头，骆驼从一个中间宿主变成了储存宿主。我们怎么区分是中间宿主还是储存宿主呢？病毒在储存宿主里是不致病的，就是说这么多的病毒在蝙蝠里是不致病的，在骆驼里面也不致病。但是穿山甲、果子狸和人，都是致病的。在那个短暂的、新的宿主里，病毒刚刚跑去那里的时候，致病性强。病毒常年在蝙蝠、骆驼里面是不致病的。中国骆驼里也有 MERS，但是这个 MERS 在中国没有发现传到人，中东就每年传，但是传到人以后，传不起来，因为死亡率特别高，30% 到 40%。SARS 是 10%，这两个病毒不可能在人里面很长，不可能持续人传人的，因为是毒性大的病毒。毒性小的病毒能在人里面长期存在的，是另外那四种，这四种一开始到人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别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是知道的。就是 OC43，它原来在老鼠里面，跑到牛，从牛到人。有些人做历史的，找到 1890 年的时候，开头以为它是流感，后来知道很可能就是 OC43，从牛跳到了

人，那时候也引起了疫情，死了一百万人但当时一百万就很多了。所以说，那另外4种冠状病毒，最初从动物跑到人的时候，也是全球大流行，之后减弱成现在的情况。所以在2020年初我就说了，将来的新冠也是变成跟这个差不多，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蝙蝠是天然宿主，不致病，而且没有突变，就是它已经长期稳定了，稳定了以后就不变了，就是这两个特点。果子狸和穿山甲很可能是中间宿主，我们的管轶教授就找了关系，他在进出口检疫局的冰箱里，从没收的走私穿山甲里找到了病毒。他本事大，别人找不到样品，他找到了。他们发现那里面有类似的病毒，但是这和人的新冠病毒还没有蝙蝠的像。所以，我们觉得穿山甲可能还不是真正的宿主，或者说，现在还没有找到真正带有新冠病毒的穿山甲。现在最可能的，还是来自于蝙蝠，有可能从蝙蝠直接到人，也可能是中间通过一样东西，但是中间是什么现在不知道，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像骆驼一样是长期的。

但是我们不相信它是人工造的，就算是美国造的也不可能，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证据。因为它与一个蝙蝠病毒有96%的相似，美国有些极右分子就指控说它是史老师造出来的。它在3万个碱基里有几千个不同，根本就没有可能人工做，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病毒学家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变一个，变两个，变十个，可能都可以，但是要变几千个，那要搞很多年才能搞出来，轻易变不出来。如果从蝙蝠的病毒自然进化成现在人的新冠病毒，要40到70年，

所以说它是人造出来的，反正我是不相信的。至于说它是从蝙蝠到穿山甲到人，还是蝙蝠到人同时又到了穿山甲，其实现在还是不知道。中间宿主也有可能永远找不到，因为像 SARS 的情况，你一旦破坏了以后，再回去找，就找不了。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的动物，猫、水貂、仓鼠是能传给人，这些动物有可能将来慢慢也会从中间宿主变成储存宿主。如果成为储存宿主的话，人跟动物共患疾病的危险性会大一些，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目前没有发现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没有现实的危险，但是长期是要注意观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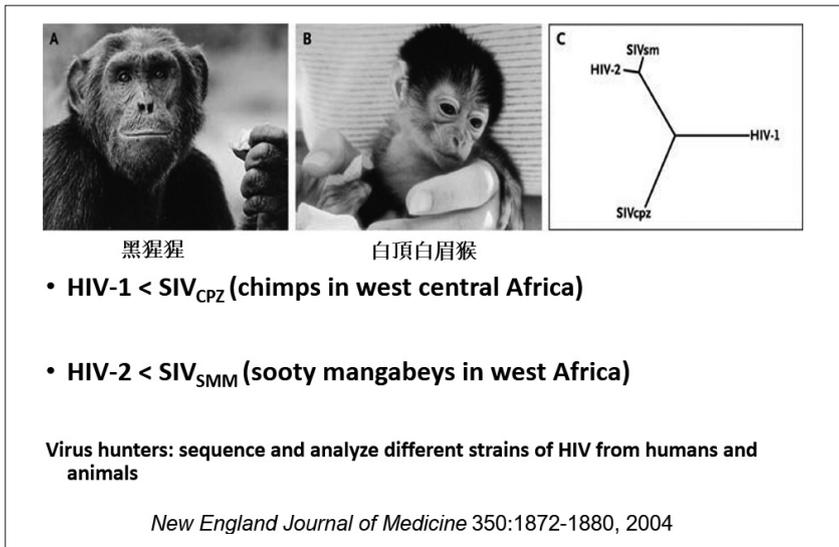


图 3: HIV 作为人类病原体的起源

我们比较一下艾滋病毒，甚至流感病毒，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是什么呢？是水禽，但也是不致病的。这滋病毒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的朋友高峰教授，现在在广州暨南大学，

当时他在美国了，他跑到非洲去追了几十年，追出来两样，HIV1 来自于黑猩猩，HIV2 来自于白顶白眉猴。他做了很详细的工作，一天到晚去查好多新型病毒、人的病毒，然后对比，发现从黑猩猩和白顶白眉猴跑到人。这个 HIV 找出来的情况，实际上从动物传给人还是经常的，一是因为当时把动物拿来当宠物，同时非洲有些人吃猴子，是这样子传到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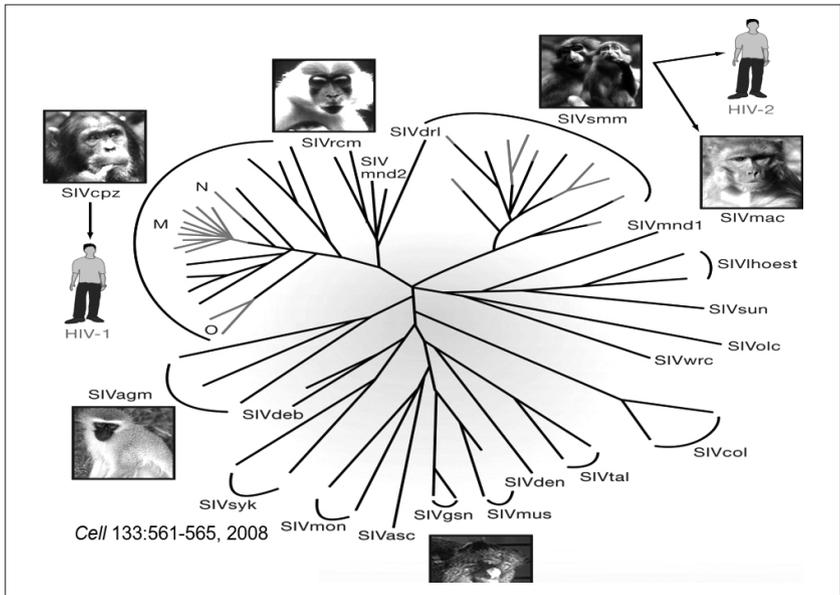


图 4：灵长类慢病毒树

比较一下，我还是认为新冠从动物传过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说明是从中国实验室或者美国实验室产生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允许大家去研究，现在我们卡得太死了，我们现在害怕美国人给我

们戴帽子，所以谁也不让研究了。不让研究就会有问题了，在北京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更严，现在包括石正丽老师做一点点和蝙蝠或者和动物有关的试验，基本都很难。这样的情况，长久也是不利的。但是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按照科学的证据来说，最大的可能最终还是从蝙蝠来，有可能蝙蝠直接传给人，也可能通过一个未知的宿主，起源问题我就讲到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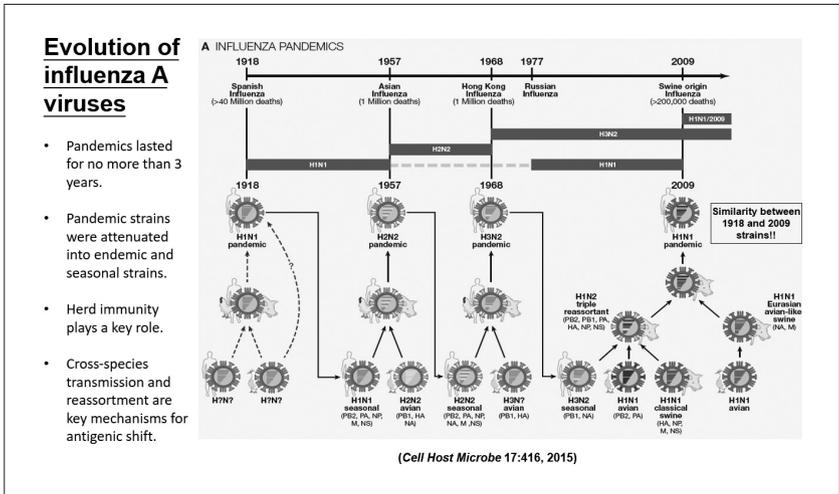


图 5：甲型流感病毒的演变

然后，就是跟流感的比较。过去 100 年里，发生过四次世界大型流行性感冒。1918 年那次死了 4 千万人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都因此受影响了。后来有人把那个病毒提取出来了，怎么来的？他跑到阿拉斯加，从 1918 年的死尸里提取，测序出来以后，美国和荷兰重建了病毒。那时候有一帮学者跳出来指责说，你们要做一个东西把全世界杀

掉啊，吵的不得了。其实拿到那个病毒以后呢，我们明白很多事。有人说把病毒拿回来会把人都杀光，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 1918 的抗体，从 1918 年以来一直都有。之后的 H1N1 就是它的崽，但是 H1N1 和 1918 相比，毒性相差很远。这是同样的规律，1918 年很厉害的病毒变弱了，变成很弱的一个病毒，成为现在每年经常流行的 H1N1。1957 年和 1968 年的中国，都有一个新的病毒出现，1957 年大概死一百万人。有人推测，因为 1957 年大炼钢铁，很多城市的人跑到农村有可能加剧了传播。

1968 年就更加惨烈了，在我们国家的历史里是没有记载的。在全世界也死了一百万人。最早的记载是在香港，史称香港流感，是当年逃港的那些小孩感染了，第一个传给了抓他们的印度南亚裔的警察，于是那个警察再一传，三个星期内整个亚洲传遍了，而且一直到现在。那个叫 H3N2 的病毒还是凶的，现在要是再有 H3N2，会死很多人的。那时候我们国家和现在的北朝鲜一样，没有官方记载，是口述历史，有些当年的历史还是这次新冠的时候口述历史讲出来。当时是曾光教授的老师，叫胡增，1968 香港流感，就是 H3N2 流感死人，然后派飞机投了一些药给红卫兵。是胡增找的周总理，苦劝周总理，最后取消了大串联和大接见，这两件事后来忽然就不搞了，原因之一是有这个流感，当时还有细菌性脑膜炎，当时这两个都是大流行。这段时间国内死亡人数不知道，全世界死亡了一百万人。

1957 年是 H2N2，到现在还是有 H2N2。现在我们每

年有可能是 1918 年的 H1N1、1957 年的 H2N2、1968 年的 H3N2 这三个东西轮流在流行。但是 2009 年，从猪流感到感染人就非常新，虽然它也引起了大流行，但是和前三次相差很远远，因为它和 1918 的血凝素太像了。所以 2009 年的流感是历史上最弱的一个株，今年我们内地的流感大多数也是那个株。当然还是会有些人重症，有些人可能本身抵抗力强的原因或很久没有得过流感，可能重一些。但是今年再怎么闹，甲流再厉害，也不可能比 2009 年更重，因为 2009 年是在大家基本没什么免疫力的时候，猪流感来了，而且感染面积很大，后来也没什么大的问题。我们的判断是，现在的甲流很快会过去的。

流感的变化常见的有两种，一个叫飘变（DRIFT），一个叫转变（SHIFT）。飘变就是和现在新冠这样，一点一点变异的。我们认为新冠将来也是跟流感飘变一样，是起不了大风浪的，因为它在一个基线的上下浮动，可能高一点，也可能低一点，离基线不远。

在过去 100 年里，流感有三个机制会造成大流行。流感有一个特点，它过十几个阶段就会洗牌，搞出来一个新的来，这种情况我们叫重配，就是重洗牌，重洗牌是流感特有的，新冠没有。现在新冠的流行株都太像，就算重组株还是很像，它的重组和突变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另外还有一种流感变异是事故，事故暂时不会有的，但是如果过了几十年，你把很久以前的病毒放出来，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

这三种流感出现大的转变是低概率事件，不是短暂的一

年之内会发生的，基本上是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才会发生一次，这种事件才会造成真的流感的世界大流行。我们认为新冠到了一个程度就会稳定在一个水平上，这可以说是我们比较多的学者所持的意见。但是，有一个情况要特别注意，就是体弱的、有癌症的，特别是有血癌的、白血病的人，还有艾滋病的人，这些人的免疫力特别弱，病毒可以在他们那里持续感染。曾经有学者做过这样的工作，人家跟踪观察有免疫缺陷的人，跟了 180 天，结果发现各种在人间发现的毒株，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这种人就很危险。针对这种病人的治疗现在很简单，只要给他两个疗程的 Paxlovid 就好了。所以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这些人群，因为他免疫力缺失了，不管是新冠还是流感都能持续感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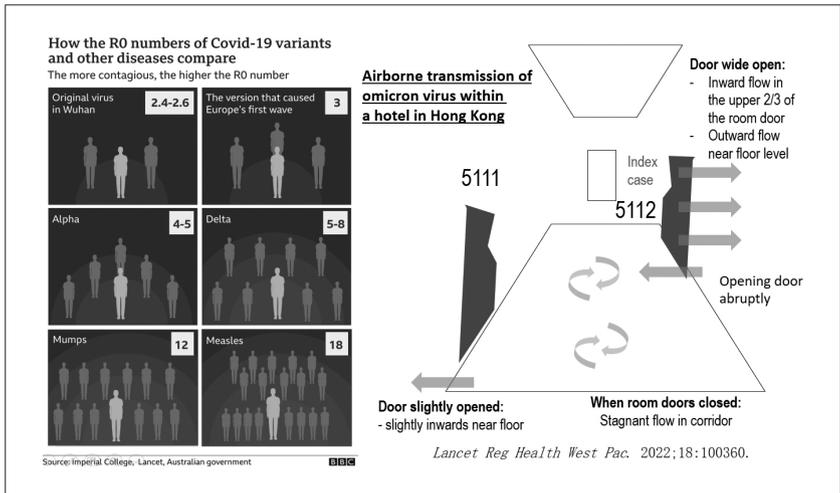


图 6：病毒的传播

研究一个毒株，要看它的传播性、毒力、免疫逃逸，还

有它倾向依附和攻击的组织，它到底喜欢上呼吸道，还是喜欢在肺？最终，看这个病毒到底是不是 fit，中文叫适应度。我们知道，麻疹的传播率是 1 传 18，腮腺炎是 1 传 12，新冠的武汉毒株大概 1 传 3，ALPHA 是 1 传 5，到了 DELTA 是 1 传 8，到 OMICRON，可能是 1 传 10，实际不会超过 10，有传言说 30，这个没有证据很夸张。但是它确实非常能传播，一般的措施挡不住。最著名的就是当初香港第一例，在当时还不叫奥密克戎，袁教授看到这个病毒的序列，说这个序列怎么差这么远？当时是在一个机场附近的五星级酒店中（图 6 右侧），这个病毒携带者住在 5112 室，对门住在 5111 室，互相从来没有打过照面，在 5112 的人开自己房门，病毒就从下面门缝里钻过来。后来做了实验才发现传染的原因，他们拿彩色喷雾去喷，模拟以后发现是这样的：5112 的人不规范戴口罩，或者有时候不戴口罩，在隔离酒店开门拿饭，他没戴口罩就把病毒传到了走廊，等到住对面 5111 的人再开门的时候，病毒从走廊跑进 5111 的门里，把他感染了。所以这种病毒的感染真是防不胜防。香港是在这里奥密克戎失守的，后来到上海也是在兴国宾馆。针对这一点的解决方法就是通风，隔离之后我们规定，每小时通风 6 次，搞了通风以后，传播大大减少，而且超级传播也能够防止。

大家经常有一个疑问：以后还会不会再有高峰状态的波？看美国就知道了，美国就这一个波（图 7），之后的起伏是比较小的，以后再也没有了。饶毅说美国这次死了多少人如何严重，其实从这个高峰以后就没有了，这个高峰期和

其他状态相差至少是 5 倍到 10 倍。然后美国的毒株，基本上都在下降，美国现在的疫情很严重吗？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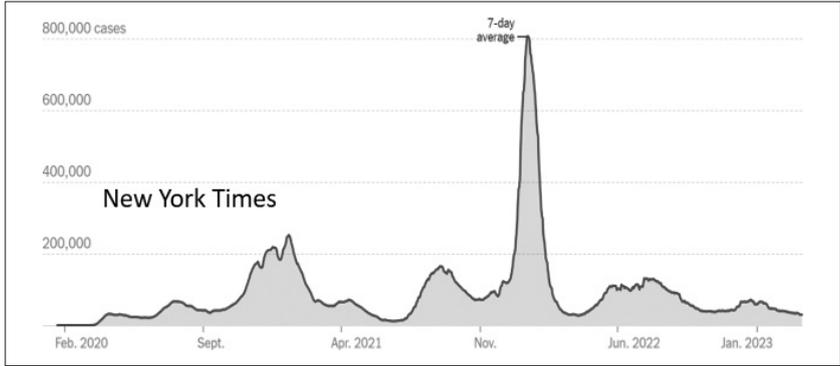


图 7：美国的 COVID-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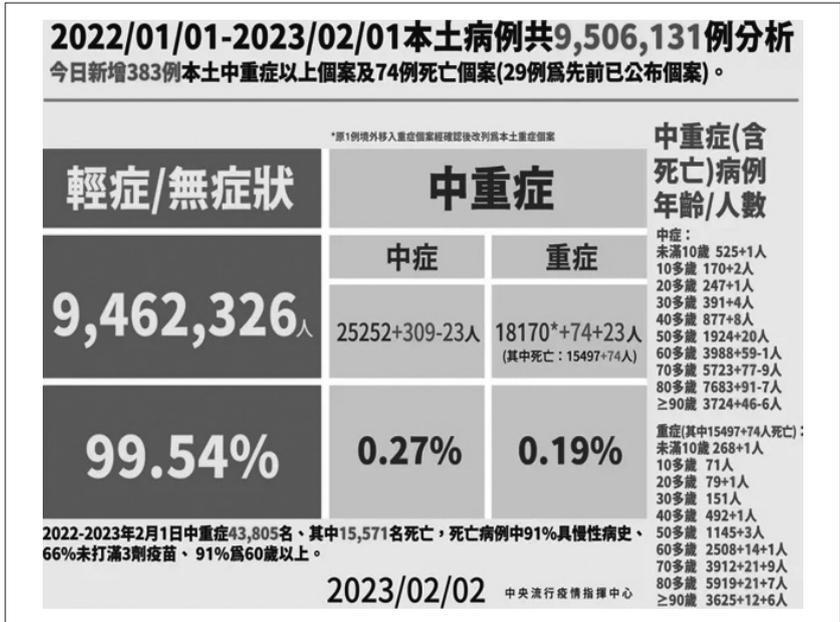


图 8：台湾感染奥密克戎的严重程度

台湾和我们的标准很像，重症肺炎是 0.27%，很少。新加坡也很少。

Country	Vaccination rate, %	COVID-19 mortality per 100 000		
		Delta	Omicron	Total
New Zealand	75	0.5	3.3	3.7
Japan	80	3	7.4	10.4
Australia	76	4.9	14.2	19.2
Republic of Korea	82	6.1	18.2	24.3
The Netherlands	67	16.6	7.9	24.5
Norway	73	10	18.6	28.7
Canada	77	10.2	20.2	30.4
Switzerland	67	16.4	15.5	31.9
Sweden	70	6.3	31.3	37.6
Ireland	78	20.5	17.2	37.7
France	74	14.6	27.6	42.2
Israel	64	19.4	24.9	44.3
Spain	80	17.7	26.7	44.5
Finland	74	12	35.2	47.2
Belgium	76	25.3	22.5	47.7
Denmark	78	10.9	41.2	52.2
Germany	71	29.6	22.7	52.3
Italy	76	15.2	39	54.2
UK	71	30.1	28.9	59
Austria	74	40.4	24.6	65
US				
10 most-vaccinated states	73	28.1	46.6	74.7
Overall	63	60.9	50.6	111.6
10 least-vaccinated states	52	86.6	59.4	146

Country	Vaccination rate, %	Excess all-cause mortality per 100 000		
		Delta	Omicron	Total
New Zealand	75	-7.6	12.7	5.1
Sweden	70	20.8	11.6	32.4
Belgium	76	36.1	-2.2	33.9
France	74	26.4	10.8	37.2
Canada	77	24.5	13	37.5
Australia	76	9.6	28.6	38.1
Switzerland	67	35.3	3.8	39.1
Spain	80	39.2	3.3	42.5
UK	71	53.2	-4.2	49
Israel	64	29.7	27.8	57.4
Norway	73	45.7	12.4	58.1
Denmark	78	45.7	14.3	60
Germany	71	62.8	0.2	63.1
The Netherlands	67	65.4	-1.8	63.6
10 most-vaccinated US states	73	36.4	28.7	65.1
Italy	76	50.3	20.9	71.2
Austria	74	65.4	7.5	72.9
Finland	74	54.6	27.6	82.2
US overall	63	99.3	46.1	145.5
10 least-vaccinated US states	52	136	57.3	193.3

图 9: COVID-19 死亡率和额外的全因死亡率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 DELTA 期间，还有奥密克戎期间，统计了两个数字，第一个是因新冠引起的死亡数，第二是全因死亡（不管三七二十一，全算进去）。把 2021-2022 年的几个月和 2015-2018 年没有新冠时的数据对比，结果发现到奥密克戎时期欧洲的死亡人数并不高，甚至全因死亡有的负数了，就是说奥密克戎不是这么厉害。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奥密克戎时期，全世界死亡的情况很严重，这个想法是错的。比如欧洲的数据，基本上它的全因死亡是低的。即使在 DELTA 时期，欧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采取严防措施，和我们的动态清零很像，死亡人数都很低。整个疫情期

间，有很多国家的整体死亡是很低的。特别是亚洲的几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死亡非常低。无论是在 DELTA，还是奥密克戎流行期，死亡都很低。所以，所谓因为新冠死很多人，从数字上看，不是这样的。

美国死亡人数多的主要原因，一是不打疫苗，二是有基础病的比例相对高。如果把美国 10 个打疫苗最多的州，和 10 个打疫苗最少的州分开，一下子看出来差别了。奥密克戎时期，打疫苗最多的州死亡 46，打疫苗最少的州死亡 59。DELTA 期间的区分更厉害，前者是死亡 28，后者是死亡 86，打疫苗还是能减少很多死亡。美国前十个打疫苗最多州的死亡状况就靠近欧洲了。欧洲总的来讲，死的非常少。至于国内到底死多少，我们说以后要看全因死亡，但是我们统计数据到底有多准确，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同事去研究 DELTA 和奥密克戎，两种都去做仓鼠实验，一种是仓鼠没有打过疫苗的，一种是仓鼠打过疫苗的，结果发现，DELTA 在不打疫苗的仓鼠里是占优势的。如果大家不打疫苗，没有受感染，占优势的还是 DELTA，这个奥密克戎是进化出来专门感染有免疫力的人，但是它的毒力或者致病性是大大降低的。这些突变都是双向的，如果它增加了免疫逃逸，它的毒力和复制力就会降低；如果它增加了复制的能力，免疫逃逸就差了。这个变化永远是双向的，按照这个突变的规律，不可能出现又能逃逸、又能复制很好的毒株，这是我们的结论。所以它变异来变异去，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会越变越

弱。通过突变产生一个特别强的毒株，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绝对是极低概率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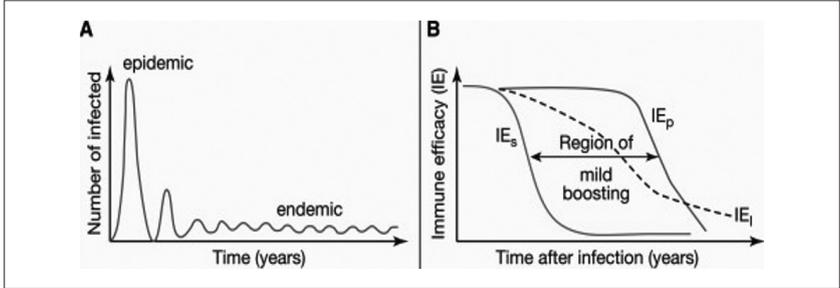


图 10: COVID-19: 从大流行到地方流行

从规律来看，就是一个大的流行感染高峰以后，接着还会有一小段波峰，以后都是这样，以每年计。所以我们将面对的是接下来的小的起伏，因为自然感染和疫苗都不能完全保护，不过这些小的波动跟原来大峰相差很远。基本上全世界都是这样的，香港、韩国、法国、美国都是这样的，越南也跟我們很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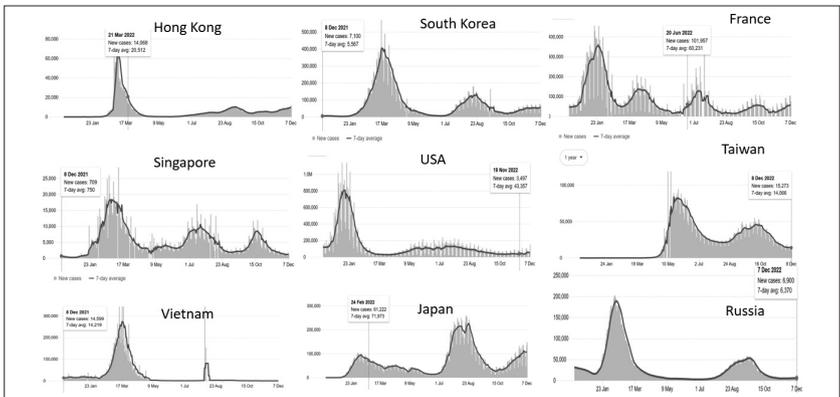


图 11: 亚洲和其他国家的 COVID 流行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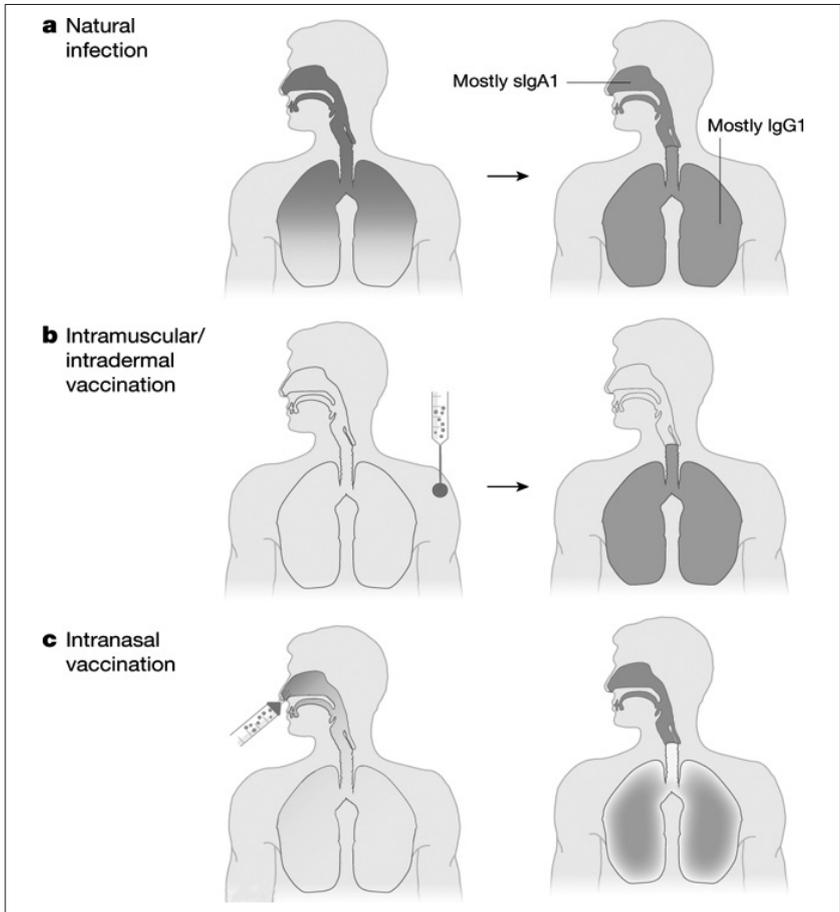


图 12：对呼吸道病毒自然感染和疫苗接种的粘膜和全身免疫反应

日本、台湾、新加坡是例外，第一波不够高，只占了20%-30%的人，所以下次还会卷土重来，但是经过一年以后就不再来了，人都感染遍了以后就不再来了。这是我们总结了各个国家的情况。现在香港的病毒传染不会高，就是在



0.7 到 1.5，绝对超不过 1.5，整体的传播是很慢的。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情况，不是说没有感染，肯定还有，但是它的传播和危害是很小的，就是从大流行变成地方性流行。

我们简单讲讲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为什么最后我们靠自然感染，经过这么一波大海啸以后，现在就过去了呢？因为自然感染的免疫效果是最好的，靠自然感染两样东西都可以给你，既可以防感染，也可以防重症死亡。如果你光靠打疫苗呢，主要是防重症死亡，防感染的效果差。你如果打吸入的，防感染好了，防重症死亡就差一些。所以可能得两个结合起来，才能够有比较好的效果。

Bivalent mRNA booster dose vaccine effectiveness in preventing symptomatic SARS-CoV-2 infection

Table 1. Estimates of Effectiveness of One Monovalent or Bivalent Booster Dose against Severe Outcomes*

Group	Vaccine Effectiveness against Hospitalization (95% CI)			Vaccine Effectiveness against Hospitalization or Death (95% CI)		
	Monovalent Booster	Bivalent Booster	Difference	Monovalent Booster	Bivalent Booster	Difference
All participants	21.2 (4.2 to 40.0)	38.7 (6.7 to 68.8)	17.5 (2.6 to 32.2)	34.9 (1.4 to 68.4)	63.8 (6.7 to 71.8)	28.9 (2.6 to 55.0)
Age group						
<18y	27.0 (2.6 to 45.8)	35.0 (2.7 to 78.1)	8.2 (2.5 to 18.2)	27.6 (2.3 to 44.4)	62.4 (6.0 to 72.1)	34.8 (2.8 to 67.1)
18-49	11.0 (1.7 to 21.2)	38.0 (6.0 to 78.1)	27.0 (4.0 to 48.1)	61.5 (6.7 to 71.8)	42.8 (6.6 to 71.1)	-18.7 (1.6 to 42.2)
Primary vaccinees with mRNA vaccine	28.0 (2.6 to 46.7)	38.0 (6.0 to 68.8)	10.0 (3.0 to 18.1)	37.2 (6.6 to 48.1)	63.0 (6.7 to 71.8)	25.8 (1.6 to 49.2)
No previous infection	35.1 (4.1 to 65.8)	61.0 (9.4 to 71.2)	25.9 (4.1 to 47.1)	61.1 (6.6 to 71.6)	58.8 (9.4 to 67.1)	-2.3 (1.6 to 47.1)
Booster vaccination						
Moderna	28.1 (8.1 to 52.1)	38.0 (6.0 to 78.1)	9.9 (2.0 to 17.8)	31.2 (4.7 to 48.1)	63.8 (6.0 to 71.8)	32.6 (2.6 to 78.1)
Pfizer-BioNTech	22.0 (8.0 to 46.1)	38.0 (6.0 to 78.1)	16.0 (1.7 to 30.5)	34.5 (6.7 to 68.8)	60.0 (6.7 to 71.8)	25.5 (7.6 to 78.1)
Booster dose received						
First	18.0 (6.5 to 30.1)	34.0 (4.1 to 68.1)	16.0 (3.0 to 29.1)	42.0 (5.0 to 38.1)	54.0 (4.7 to 78.1)	12.0 (2.6 to 25.0)
Second	28.0 (12.0 to 48.0)	41.0 (6.0 to 78.1)	13.0 (2.0 to 24.0)	62.0 (5.0 to 58.1)	64.0 (6.0 to 71.8)	2.0 (2.0 to 71.1)
Third	—	31.0 (28.0 to 34.0)	—	—	61.0 (21.0 to 81.0)	—

* Vaccine effectiveness was defined as 1 - hazard ratio/1.00 and was evaluated by a preplanned from day 15 to day 18 after receipt of the booster dose. CI denotes confidence interval.

Table 2. Relative vaccine effectiveness† of a single bivalent mRNA COVID-19 booster received after 2-4 monovalent vaccine doses against symptomatic SARS-CoV-2 infection, by age group and S-gene target status - Increasing Community Access to Testing program, United States, December 1, 2022-January 13, 2023

Age group, year/sex/ethnic-dispatch pattern‡	Total no. of tests	SARS-CoV-2 negative test results		SARS-CoV-2 positive test results by S-gene target status			
		No. (low %)	No. (low %)	VE (95% CI)	VE (95% CI)	VE (95% CI)	VE (95% CI)
18-49							
Received 2-3 monovalent doses only (Ref)	13,921	7,043 (51)	5,326 (38)	—	1,552 (11)	—	—
Overall (2-2 weeks since bivalent booster dose)	4,199	2,864 (68)	1,327 (34)	52 (48-56)	308 (7)	49 (61-55)	—
0-1 month since bivalent booster	1,056	739 (69)	262 (25)	51 (49-56)	76 (7)	30 (28-41)	—
2-3 months since bivalent booster	2,143	2,146 (88)	762 (34)	52 (48-56)	230 (7)	40 (39-51)	—
50-64							
Received 2-4 monovalent doses only (Ref)	4,651	2,336 (49)	1,582 (34)	—	584 (13)	—	—
Overall (2-4 months since bivalent booster dose)	2,038	1,362 (58)	456 (22)	43 (36-49)	200 (10)	40 (28-50)	—
0-1 month since bivalent booster	538	336 (62)	149 (28)	54 (45-63)	51 (10)	45 (27-60)	—
2-3 months since bivalent booster	1,500	1,026 (56)	307 (24)	39 (35-44)	147 (10)	30 (24-38)	—
≥65							
Received 2-4 monovalent doses only (Ref)	2,380	1,159 (48)	972 (41)	—	262 (11)	—	—
Overall (2-2 weeks since bivalent booster dose)	2,021	1,242 (62)	482 (23)	51 (28-64)	146 (7)	43 (28-55)	—
0-1 month since bivalent booster	381	260 (68)	86 (23)	55 (42-65)	27 (7)	30 (24-48)	—
2-3 months since bivalent booster	1,640	882 (80)	396 (23)	52 (21-60)	119 (7)	42 (28-54)	—

NEJM doi: 10.1056/NEJMc2215471

MMWR 72(5):119-124, 2023

二价疫苗对当前流行株有较好的保护作用。疫苗接种将进入高危群组每年接种新加强针的阶段。

图 13: 二价疫苗的有效性

现在美国的二价新冠疫苗，对于各种毒株，都有 50% 左右的保护，能够保护 50% 的人没有发生有症状感染，所以针对更新的毒株，二价疫苗还是有效的。

我的同事陈鸿霖教授研究一支疫苗，研究了十几年了，

从流感提取出来一个新的毒株，不但免疫效果好，而且在人体里还生长得不错。他的运气也很好，正好在 2019 年完成了，然后新冠来了，他就运用进去，看着他这么快做出成果，实际上前面做了 10 多年的积累，最后他做出一个万泰鼻喷的疫苗。包括我们没有讲的默德纳，他也是多年的积累研究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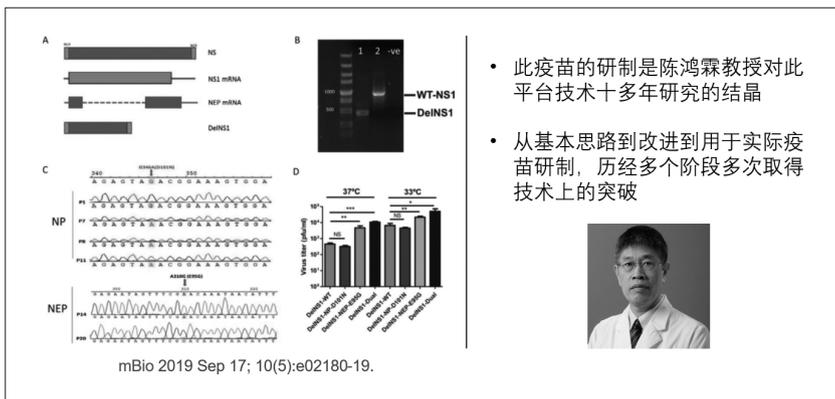


图 14：香港大学喷鼻疫苗：从研制到紧急使用

疫苗接種情況 (在國家報告日期前14天) Vaccination Status (reached 14 days in all case report date)	年齡組別 Age Group										臨時數據 Provisional data (up to April 2022)	
	<3	3 - 11	12 - 19	20 - 29	30 - 39	40 - 49	50 - 59	60 - 69	70 - 79	80+	待定 Pending	總計 Grand Total
統計 Grand total	0.01%	0.01%	0.01%	0.01%	0.01%	0.03%	0.12%	0.40%	1.68%	9.84%	0.01%	0.71%
沒有接種疫苗# Unvaccinated#	0.01%	0.01%	0.04%	0.04%	0.05%	0.20%	0.81%	2.01%	5.28%	15.68%	N/A	2.87%
接種一劑疫苗總計 1 Dose - Overall	N/A	0.01%	0.01%	0.01%	0.01%	0.03%	0.16%	0.42%	1.37%	6.11%	N/A	0.89%
- 接種一劑克麗安福 1 Dose - CoronaVac	N/A	0.01%	0.00%	0.04%	0.01%	0.05%	0.20%	0.44%	1.46%	6.26%	N/A	1.28%
- 接種一劑康希諾 1 Dose - Comirnaty	N/A	0.00%	0.01%	0.00%	0.01%	0.00%	0.07%	0.38%	0.92%	4.61%	N/A	0.21%
- 接種一劑其他 1 Dose - Others	N/A	0.00%	N/A	0.00%	0.00%	0.00%	N/A	0.00%	N/A	N/A	N/A	0.00%
接種兩劑疫苗總計 2 Doses - Overall	N/A	0.00%	0.00%	0.01%	0.00%	0.01%	0.05%	0.13%	0.51%	3.47%	N/A	0.14%
- 接種兩劑克麗安福 2 Doses - CoronaVac	N/A	0.00%	0.00%	0.01%	0.00%	0.01%	0.06%	0.16%	0.60%	3.98%	N/A	0.31%
- 接種兩劑康希諾 2 Doses - Comirnaty	N/A	0.00%	0.00%	0.00%	0.00%	0.01%	0.04%	0.09%	0.33%	1.73%	N/A	0.04%
- 接種兩劑其他疫苗組合 2 Doses - Other vaccine combination	N/A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A	0.00%
接種三劑疫苗總計 3 Doses - Overall	N/A	0.00%	0.00%	0.00%	0.01%	0.00%	0.02%	0.13%	0.70%	4.04%	N/A	0.03%
- 接種三劑克麗安福 3 Doses - CoronaVac	N/A	0.00%	0.00%	0.00%	0.01%	0.00%	0.01%	0.02%	0.16%	0.98%	N/A	0.04%
- 接種三劑康希諾 3 Doses - Comirnaty	N/A	0.00%	0.00%	0.00%	0.01%	0.02%	0.00%	0.03%	0.06%	1.19%	N/A	0.02%
- 接種三劑其他疫苗組合 3 Doses - Other vaccine combination	N/A	0.00%	0.00%	0.00%	0.03%	0.00%	0.00%	0.04%	0.11%	1.32%	N/A	0.03%

图 15：两种疫苗的比较：病死率（截至 2022 年 4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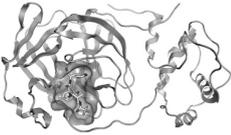
最后讲一下疫苗的效果，是饶毅看了 2022 年 4 月的数据后高兴的不得了。如果一针疫苗都不打，感染死亡率是 2.87%，如果打了三针科兴疫苗，感染死亡率就是 0.04%；如果打了三针复必泰，感染死亡率是 0.02%。打了两针科兴，死亡率是 0.31%，两针复必泰，感染死亡率是 0.04%。这是 2022 年 4 月份的情况，我们在 2021 年 12 月刚刚开打第三针科兴，所以这个数据没有错，三针科兴的保护效果和三针复必泰相像，但这是刚打完的情况，2021 年 12 月到 2022 年 1 月份的数据是这样的，这是政府公布的数据。

按年齡組別及疫苗接種情況劃分的死亡率											臨時數據	
Case Fatality Rate by Age Group and Vaccination Status											Provisional data	
疫苗接種情況 (在個案報告日期已滿 14 天) Vaccination Status (reached 14 days as of case report date)	年齡組別 Age Group										總計 Grand Total	
	<3	3 - 11	12 - 19	20 - 29	30 - 39	40 - 49	50 - 59	60 - 69	70 - 79	80+	待定 Pending	
總計 Grand total	0.01%	0.00%	0.00%	0.01%	0.01%	0.02%	0.09%	0.29%	1.13%	7.03%	0.04%	0.47%
沒有接種疫苗 Non-vaccinated	0.01%	0.01%	0.02%	0.03%	0.03%	0.14%	0.58%	1.59%	4.32%	14.56%	N/A	2.05%
接種一劑疫苗總計 1 Dose - Overall	0.00%	0.01%	0.01%	0.02%	0.03%	0.05%	0.20%	0.55%	1.56%	7.24%	N/A	1.01%
接種一劑疫苗復必泰 1 Dose - ConnaVac	0.00%	0.01%	0.00%	0.03%	0.03%	0.08%	0.22%	0.57%	1.66%	7.36%	N/A	1.45%
接種一劑疫苗科興 1 Dose - Comirnyx	0.00%	0.02%	0.01%	0.01%	0.03%	0.16%	0.49%	1.01%	6.01%	N/A	0.27%	0.27%
接種兩劑疫苗總計 2 Doses - Overall	0.00%	0.00%	0.00%	0.01%	0.00%	0.02%	0.07%	0.19%	0.68%	4.11%	N/A	0.20%
接種兩劑疫苗復必泰 2 Doses - ConnaVac	0.00%	0.00%	0.00%	0.02%	0.00%	0.02%	0.09%	0.22%	0.80%	4.56%	N/A	0.40%
接種兩劑疫苗科興 2 Doses - Comirnyx	0.00%	0.00%	0.00%	0.01%	0.00%	0.02%	0.06%	0.14%	0.44%	2.34%	N/A	0.06%
接種兩劑其他疫苗組合 2 Doses - Other vaccine combination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25%	0.00%	1.45%	N/A	0.07%	0.07%
接種三劑疫苗總計 3 Doses - Overall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3%	0.11%	0.42%	3.01%	N/A	0.15%
接種三劑疫苗復必泰 3 Doses - ConnaVac	0.00%	0.00%	0.01%	0.00%	0.01%	0.01%	0.04%	0.15%	0.54%	3.39%	N/A	0.34%
接種三劑疫苗科興 3 Doses - Comirnyx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3%	0.06%	0.28%	1.71%	N/A	0.04%
接種三劑其他疫苗組合 3 Doses - Other vaccine combination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1%	0.08%	0.19%	1.90%	N/A	0.06%
接種四劑疫苗總計 4 Doses - Overall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1%	0.07%	0.26%	2.16%	N/A	0.26%
接種四劑疫苗復必泰 4 Doses - ConnaVac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8%	0.31%	2.54%	N/A	0.42%
接種四劑疫苗科興 4 Doses - Comirnyx	0.00%	0.00%	0.00%	0.00%	0.00%	0.02%	0.02%	0.09%	0.20%	1.21%	N/A	0.12%
接種四劑其他疫苗組合 4 Doses - Other vaccine combination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4%	0.21%	1.23%	N/A	0.10%

图 16: 两种疫苗的比较: 病死率 (截至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1 月的数据，接种两针、三针、四针科兴疫苗以后感染死亡率分别是 0.40%，0.34% 和 0.42%。接种了两针、三针、四针复必泰后对应的感染死亡率分别是 0.06%，0.04% 和 0.12%。基本上接种两针、三针、四针科兴没有差别。科兴的效果差复必泰好几倍，接种三针的感染死亡率分别是 0.34% 和 0.04%，起码有 4 倍到 8 倍的差距。科兴是有

效的，但是效果不持久，2022 年 1 月份接种的到 2022 年 3 月份的时候效果就变差了。



Nirmatrelvir (PF-07321332) bound to the main protease of SARS-CoV-2 (binding pocket is outlined in purple; a histidine side chain is also shown in green and dark blue)

ACS Cent Sci 2022; 8(4):405-407



Dr. Dafydd Owen

Path to Paxlovid

In 2003, researchers at Pfizer developed an antiviral, known as PF-00835231, that could block the main protease of a coronavirus that emerged in 2002 and cause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But by the time they were ready to test it in patients, the SARS outbreak had been contained. PF-00835231 is structurally similar to a peptide that binds within SARS's main protease. That binding site in SARS-CoV is identical to the one in SARS-CoV-2, so Pfizer researchers thought the molecule could work against the new virus. Tests showed they were right. PF-00835231 is rich in hydrogen-bond donors. The challenge Owen and his colleagues faced: find a molecule that can be given orally. That's a chemistry problem. One key part of the chemists' strategy was to eliminate some of the hydrogen-bond donors that keep PF-00835231 in the gut. Owen says the team took a systematic approach, interrogating each hydrogen bond. If a particular hydrogen bond is critical to making the compound bind to the protease, it had to stay in the molecule, Owen says. "We were looking for hydrogen bonds that we could get rid of without losing antiviral potency."

图 17：辉瑞的 Paxlovid

为什么打 4 针比 3 针还差呢？主要是年龄比例的问题。因为大多数是 80 岁以上的人打 4 针。如果 80 岁的人一针不打的话，感染死亡率高达 14.56%。如果打了三针科兴，感染死亡率是 3.39%，四针科兴的感染死亡率是 2.54%。三针复必泰感染的死亡率是 1.71%，四针是 1.21%，还是小了很多，这就是两种疫苗之间防死亡的效果差别。防感染的效果，人家的还是好一点，2022 年 5 月份大流行刚结束的时候，如果不打针是 40% 中招，如果打了三针科兴的感染率是 9%，三针复必泰的感染率是 5%，还是能降低一些感染率。但是这个是时间问题，打完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起码可以减少感染。所以 mRNA 疫苗还是最好的。mRNA 疫苗

的技术关键，包括 mRNA 免疫、脂质纳米技术等，无一不是在其他 RNA 药物研制中逐渐成熟的。中国有句成语叫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一定要加强基础研究，扶持转化研究，然后才能有人家这个成绩。人家不是横空出世，不是一下子搞出来，是有数十年积累的。包括我们的一次成功，都是要十年以上的积累。

辉瑞怎么做出来这个药物的呢？就是这么一个老头，2003 年 SARS 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药筛好了，之后 SARS 就没有了，整套的数据在那，结果在那，这个药物是他自己合成的。所以他一接到电话辉瑞公司的电话，就开始研究了。正好新冠病毒和 SARS 病毒的蛋白酶几乎 100% 一样，所以能治 SARS 的肯定能治 COVID-19，而且效果特别好。但是还有一个平台技术，就是当时药物是靠静脉注射，现在把注射药改成了口服药，继续保持有效，这是需要人才储备和技术平台的。我们早两年连 mRNA 是什么都不知道。中国 2003 年做 SARS 的时候有几千、几万人，到后来公司都倒闭了。根据以色列的数据，65 岁以上吃 Paxlovid 的和不吃药的，住院和死亡率相差很大，死亡率减少 80% 多，住院率减少也是 80% 多，非常明显。但是如果是 40 到 65 岁的人，效果没有分别，吃药不吃药的住院率和死亡率差不多，可能病程会缩短。美国如果不算年龄组，降低住院 51%。从卫生经济学上来讲，吃药能减少医疗开支。

我们做药的人全都是从艾滋病毒学回来的，基本照它的公式来搞的。总结来讲，新冠病毒的研制从艾滋病毒吸取了

很多的营养，新冠的病毒药物也是长期的积淀，各种平台技术的应用，我们这些平台都没有。先是把这个病毒的复制、感染的每个步骤搞清楚，就可以搞出来一个药。

现在新冠好像过去了，但是它还是会来，还是会走，还是有重症，还是有人死，这是不可避免的。新冠现在就是流感化，感冒化。我们要真正做到减少经济损失，减少社会成本的话，还是要开放疫苗，还是要储备药，还是要做好监测，这三样东西缺一不可。他们做调研来问我，我讲还是三件事，就是监测、储药、开放 mRNA 疫苗。现在虽然开放了 mRNA 疫苗，但疫苗到底效果怎么样，起码要同时做两个对照，如果效果不好，该批准还是要批准。

今天跟大家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金冬雁教授，他深入浅出给我们讲了病毒的种种。我们还有一些时间留给大家提问，谁有问题？

提问者一：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听说 mRNA 疫苗几个月之后就上市了，是不是要等到 mRNA 疫苗上市之后再打？第二个问题，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新冠小分子药物，哪一个药物目前安全性最高，副作用最小？

金冬雁：这两个问题都很简单，现在批准的石药的 mRNA 疫苗，实际上就是按照奥密克戎设计的，但是它能量产多少，效果多大，咱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有多好或者有多坏，因为没有公开的数据说明。香港早就上市了奥密克戎的疫苗，我们现在只提供二价疫苗。经过专家组的反复讨论，香港政府制定的今年的策略就是这样，从这个

月 20 号开始，疫苗不再免费，但是对 50 岁以上的人是免费的，对 50 岁以下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病的人也是免费的，小朋友也是免费的，为什么小朋友免费呢？因为小朋友的集体活动多。我们控制流感的经验是这样，叫抓一老一小。第一，小的万一死一个就不得了，即使死的概率是万分之一。第二，小孩有集体活动，很容易聚集，传播以后会带回家传给老人。所以要减轻社会的负担，应该既抓小，又抓老。平时我们流感疫苗接种率是 60%，新冠爆发的时候只有 20% 的老人接种，死的老人多，一直是我们的教训。说来说去还是 Paxlovid 最好，但是 Paxlovid 年轻人吃了没效，对于降低死亡和降低重症来说是没什么效的，但是吃了以后还是会好，其他的药可能也会有一点作用。

提问者一： Merck, VV116 ?

金冬雁： Merck 美国也批，中国也批，但是 Merck 跟 Paxlovid 比还差一大截。VV116 到底多好多不好，我们也不知道，他自己说和辉瑞的药比起来没有差别，但起码他没有一个铁打的证据拿得出来，证明现在到底达到什么效果。辉瑞是有效的，而且是经过了多家多国各方面的证明，它对于重症和高危人群组的死亡率是能大大降低的。其他能批的药应该都有点效，不可能完全无效，但是有没有人家好，现在没有证据。

提问者二： 感谢金教授，你非常专业。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身边很多人感染以后确实有长期症状，现在从发病角度来看，可能流感化了，可是病人的体验是否有不



同？以后再有这种小的流行病，是否有些人还会有这种长期症状？

金冬雁：人的感受永远都是不同的，有可能有些人的症状会厉害，有些人的症状比感冒轻，有些人跟感冒差不多。就算最弱的甲流，也可能有些人的体验是严重的，是有比例的。所有人都严重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而且现在大部分人都感染过以后，症状应该减轻了，大多数人的体验应该是在减轻而不是在加重，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

提问者三：谢谢金教授精彩的演讲。我提一个小问题，根据对这次感染率的统计，香港地区的感染率有多大，大陆地区的感染率有多大，与世界各国比情况是怎么样的？

金冬雁：香港是非常清楚的，政府的统计，有名有姓的大概是到 50% 左右。但是我们通过比较深入的检查抗体，抗体是可以查出来的，打疫苗和自然感染的抗体是相差很远的，我们判断香港的感染率至少达到 75% 以上，这是香港的情况。内地真是不知道，感染率到底是多少是没有实际数据的，这一点我们也觉得比较遗憾。所以我们也催促他们，再晚的话数据都做不准了，因为感染以后抗体会一直掉，过了 6 个月以后就跟打疫苗的情况差不多了，分不出来谁是打疫苗的，谁是自己有抗体，除非做很精细的研究。所以现在中国内地到底有多少人受感染，分布怎么样，频率怎么样，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实打实的证据，这一点很遗憾。

提问者：谢谢金教授精彩的分享。我的问题就是想了解

一下，新冠重症到底有没有后遗症？

金冬雁：张教授的数据比我们多很多，他们在上海分析了几个月，好消息是跟踪的所有病人到最后长新冠症状都消失了，这是他的数据。他的推测是，因为上海封城对人的折磨可能更厉害，所以看不出来。

香港的数据是我的同事孔教授做的。他研究了 4000 个病人，其中 40 几个是长新冠，这 40 几个长新冠全部都是非奥密克戎时期的，奥密克戎时期的对象一个没有找到。香港在奥密克戎时期，新冠的接种率很高，达到 90% 多，而且有 70% 都是打的 mRNA 疫苗。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派药派的很好。如果你是高危、60 岁以上的，感染时到楼下就可以拿药，或者到学校，校医室都会免费给药。因为派药派的好，加上早诊，疫苗好，在奥密克戎时期，无论是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还是美国政府标准，长新冠一个都找不到。但是刚才讲的 4000 个里找到的 40 个是有特点的。第一，都是重症的，重症的长新冠多。第二，长新冠持续一个月以后，大部分会缓解的，这是香港的情况。

上海的情况是持续了 6 个月再完全缓解，为什么有差别？我们底下分析可能和封城有关系。香港没有封城，持续了一个月全部缓解了。所以它不符合世卫组织的定义，世卫组织说要持续两个月，他没有到两个月都全好了。所以，我们追踪的病人，长新冠是有的，但是比例非常低，而且感染新冠一个月以后绝大多数人都好了，达到 90% 多，这是香港的情况。上海的病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比例也比较

高，但是也没有超过 10%，8%-9% 的样子。但有一个缺陷，所有的长新冠，没有一个是测核酸、测抗原测出来的，是靠你口述的，你口述的那疲劳也算长新冠，失眠也算长新冠，很容易高估结果。

乔依德：我加一句，其实有文章的，说奥密克戎长新冠的比例少，而且很弱。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金冬雁教授表示感谢，也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中美关系、俄乌冲突与地缘战略格局

徐弃郁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原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上海发展沙龙第 178 期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今天我们沙龙的主题是关于“中美关系、俄乌冲突和地缘战略格局”。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徐弃郁教授。徐教授原来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大校。他在退役之后，先后被聘为中美杰出青年论坛（YLF）成员、国防部外事工作专家小组成员。他也多次作为军队专家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等重大军事外交活动。他在 2011 年出版了一本书《脆弱的崛起》，被很多国家翻译成英文出版，这是不多见的。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徐教授给我们做演讲。等一会我还要赶飞机，所以他讲完以后，请我们的外商投资协会会长黄峰主持讨论。我们现在欢迎徐教授。

徐弃郁（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原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谢谢会长，谢谢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和地缘战略或地缘政治相关的。地缘政治这个词，我相信大家经常能够看到，

两三年前，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校园里才有的概念。但是现在，不管你是做科技的，还是做商业的，还是做企业的，或者是政府里的，你不能避免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这个词。这个词，美国人在讲，日本人在讲，你会发现菲律宾人、新加坡人也在讲，我们也不得不讲。对于地缘政治，我首先要讲一下它是什么概念。地缘政治在校园里讲学科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的说法。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地缘政治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概念，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大国权力政治”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今天不是从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概念来讲，也不是完全从泛化的概念来讲，我取一个中性的概念。如果要讲中美关系，我可以讲两个小时，讲俄乌冲突也至少可以讲两个小时。今晚我要在一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把这些东西给大家作一个汇报，我希望有一个主线，就是地缘政治。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你怎么来看中美，怎么来看俄乌。

首先我想说一句话，这是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的智囊战略界公认的一句话“欧亚大陆是一个大棋盘”。他们认为，欧洲形成真正联合并完全独立于美国的影响，是损害美国在欧亚棋盘立足的。东亚，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如果能够形成某种程度的联合，是损害美国的立足的。美国在欧亚大陆的立足受到损害，那有什么关系呢？美国是西半球国家，是不是与欧亚大陆没有关系？错，美国在二战以后，已经非常明确地说，美国在欧亚大陆一定要有立足点，如果没有的话，美国就要出事了，那时候就会出现第二次珍珠港事件。

2015 年美国政府某位高管访问中国，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中国和美国在海上安全方面就是对立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从中国来说，需要保证安全，我们完全理解，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大国要保证对自己周边海域的控制权，至少不能让别的大国进来，对吧？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绝对不能放弃这一片，美国必须在中国周边的海域立足。他说，“要不然”，这句话我一直记得，“我们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白打了”。欧亚是一个大棋盘，这是美国人的思路。

二、地缘战略与俄乌冲突

美国推动的北约东扩与俄罗斯重建大国的努力

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就不再会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所建立的将基本是个亚洲帝国。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



图 1：地缘战略与俄乌冲突

我们看到美国人思路以后，再往下看俄乌冲突，一下子你就可以看清楚了。这个思路，我觉得很有意思。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战略家叫布热津斯基，各位都清楚基辛格，但是对布热津斯基可能不是那么熟悉。我可以这么讲，在美国战略界，布热津斯基他的地位至少不亚于基辛格。从我个人来讲，我也经常跟我以前的同事讲，如果不考虑这个人代表

的国家利益，不考虑他的政治立场的话，他的思想、能力、态度，这个人可以作战略研究这一行的楷模。他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么高的位置退下来以后，没有给自己谋什么私利，他的儿子是一个普通研究所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研究员。他退下来以后没有干别的，就是干研究，一直干到他 89 岁去世。我美国的同行讲起来，前几个星期还在开会，还在写东西，突然不见了，不出来了，原来已经住院了，再过没几天就去世了，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出版了一本书《大棋局》，就讲美国的地缘战略，90 年代的书现在看一点都不过时，他讲得非常清楚。

俄乌冲突怎么来理解？一个说法是美国推动北约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使俄罗斯没有办法，绝地反击，就爆发了俄乌冲突。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俄罗斯有别的想法吗？俄罗斯当时有自己的想法，俄罗斯要恢复一个大国的地位，是什么呢？是苏联。你要说普京做的事情和恢复苏联没有关系，我绝对不会承认的，我相信，认真研究的人都不会承认的。普京绝对有恢复苏联的想法，他搞的欧亚联盟就是恢复苏联的，俄白联盟是第一步，欧亚联盟是它的远景，就是接近于恢复苏联。而美国绝对不可能让它恢复苏联，一定要继续挤压它。那么这个焦点在哪里？就在乌克兰，《大棋局》这本书上写得非常清楚：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就不会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它还是能够当一个帝国，但是这个帝国最多就是一个亚洲帝国。为什么呢？黑海这个地方它没有了，乌克兰又是粮仓，

还有重工业，欧洲那么一大块没有了，还当什么欧亚帝国？它当不了。所以美俄在地缘政治上的较量，最后这个爆点一定是在乌克兰。只是这个爆点不是今天才爆的，早就爆了，这就是 2014 年乌克兰危机。

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很有意思。乌克兰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独立过，上世纪 90 年代独立以后，可以说内政搞得一塌糊涂，经济也搞得一塌糊涂，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搞得一塌糊涂。但是有一点，乌克兰在外交上总体还是理智的，它就走一条中间路线，既不过度靠向西方，也不过度靠向俄罗斯，反正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摇摆。为什么？很简单，它过度靠向西方，俄罗斯肯定饶不了它，惩罚它，而且俄罗斯有办法。它如果过度倒向俄罗斯，那也不行，俄罗斯像一个黑洞一样的，要是过度倒向俄罗斯，就又被吸回去了，它的独立也就成问题。它就是走这么一个摇摇摆摆的中立路线。

2014 年这个中立被打破了，乌克兰发生什么？颜色革命，广场革命发生了。广场革命发生以后，乌克兰的反政府那些人士，推翻了当时的政府，当时亲俄派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很快就跑到俄罗斯去了。普京当时气得不得了，说亚努克维奇一点战斗的意志都没有。在泽连斯基之前的乌克兰的领导人大多数如此，有什么风吹草动自己先跑。2014 年这个事情爆发以后，俄罗斯动手很快，反制很快，俄罗斯有这个特点。俄乌冲突是发生在国外的事，但是引起了我们国内舆情的极度撕裂，这是从来没有的，非常对立。挺多的人有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情感，觉得俄罗斯与我们很相像，其实真

的不像，俄罗斯与我们相差很远。就拿这件事来讲，我们中国人讲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俄罗斯人绝对不会，他现世报，马上就报，来得很快。这个亲俄派的总统跑掉以后，普京马上反制了，一是就拿走了克里米亚，二是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这两个乌克兰东部的州，他派俄罗斯的正规部队渗透进去了，为什么说是渗透，不是进入？因为这些部队把所有的标识全部扯掉了，光板的绿军装，这拨人进入了以后，加入了当地亲俄武装，相当于把那两个州控制下来了。



图 2：2014 年乌克兰危机

这样一个事情，当时非常的大。2014 年这个事情爆发了以后，有些专家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因为美国人 2012 年正好通过了再平衡战略，说大西洋方向不需要那么多的美国军事力量，太平洋方向不够，本来是对半开，现在对半开不够了，在大西洋方向的 50% 要减到 40%，太平洋方向的 50% 要涨到 60%，我们压力当然就增加了。2014 年

这个事情一闹以后，有人很高兴地说，让美国人怎么调过来的，再怎么调回去。但接下来我们观察，调回去没有？一点没有，它还是往这里倾斜，这个事情就不好理解了。刚才我讲到的布热津斯基，这位老先生，我在 2016 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碰到他，他和我们在华盛顿有一个小范围的会谈，我主要问他的问题是，“乌克兰危机以后，中美俄大三角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没有变化，趋势已经定了，这个东西不影响，他讲了很多为什么。最后这两句话，我记在笔记本上，第一句话是“俄罗斯不管如何努力，已经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第二句话是“未来美国如果有一个主要对手，只可能是中国”。听了这两句话，我们当时几个人心情都比较沉重，为什么？因为布热津斯基是出了名的冷静派、务实派，他都说这个话了，说明什么？说明美国战略界已经形成共识了。对于中国是不是主要对手，他从来不是危言耸听的人。

当时我们关注的是第二句话，中国是首要对手。但是现在回头来看，第一句话同样重要——俄罗斯不管你怎么跳，你已经没有资格了，中俄两家的差别就出来了。我们一再碰到的这种差别。如果有人跟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不再是美国的首要对手了，我们会怎么样？大部分人会窃喜，高兴啊，可以压力不用那么大了。俄罗斯人是不高兴，我们接触过俄罗斯相当高层的人，在会谈时他直截了当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你们习总书记讲，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句话我们觉得讲得很好，我们祝贺中国”。第二

句话是“你们也不要忘记了，我们在世界舞台中央已经 200 年了”。这是俄罗斯人的话。

另外一个俄罗斯高官，跟我们讲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我方的人为了拉近共同点就说，“你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保证承认一个中国，没有用的，它保证了也不算，它又干一些不断违反的事情，落实不了的”。你们知道那个俄罗斯人说什么？那个俄罗斯高官说，“它保证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看的是它给不给你们保证，而不是说它落实不落实。对我们俄罗斯，保证都不给，从来不给”。你看，他说他们要的是美国的保证，不看它落实，角度完全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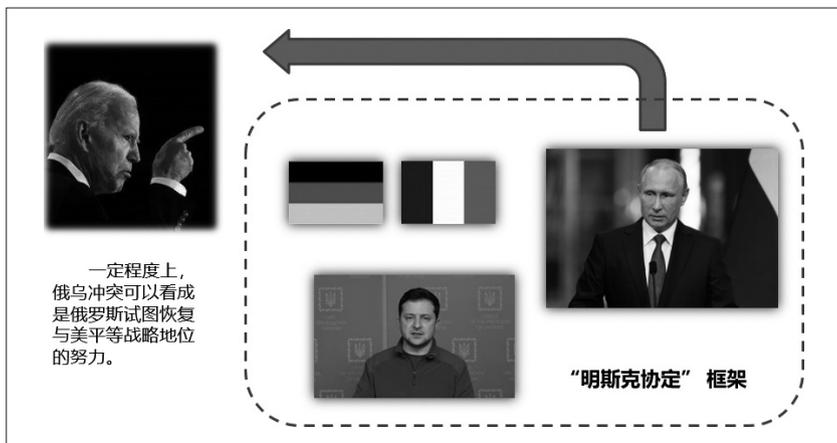


图 3：明斯克协定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也可以看俄乌战争是怎么爆发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俄乌冲突可以看成是俄罗斯试图恢复与美国平等战略地位的努力。图 3 是明斯克协定，大家可

能现在都看不到了。但是一年多前，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明斯克协定在新闻上经常有。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德国和法国出来说，克里米亚大家先不要打，我们来做保人，把这个事情安抚下来，实际上就是冻结现状。克里米亚拿走了，我们绝对不承认，它绝对是你乌克兰的，但是你乌克兰不许把它拿回来，大家就是接受现状，我们不承认，我们也不推翻，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吗？解决了一个问题，和平问题。但是俄乌对此都不满意。乌克兰是主权国家，我这个领土被拿走了，你又承认是我的，又不允许我去拿回来。俄罗斯觉得，我要的东西不是这些，我要的是更大的东西，第一个是限制北约东扩，第二个是我的大国地位。普京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明斯克协定相当于是四方的牌局，他认为桌子上的另外三方都跟他不对等，都比他低一个档次。普京在战前外交上所有做的事，都是要突破明斯克协定，要直接跟美国人谈。最后他喊的是什么呢？是要美国人出来跟我签个协定，保证北约不东扩，这场战争就没有；如果不签，那你等着。这个事情，我们讨论的时候，有人就讲，普京是不是岁数大了，太天真了，美国人给你做的保证，你能相信吗？但是大家没有想到他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的保证能不能落实，而是你给不给我这个保证，你给我这个保证，就说明我俄罗斯跟你美国是对等的对手；如果不给，连对等的对手都做不了了，我是不干的。这就是俄罗斯，俄罗斯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俄乌冲突怎么爆发，从这条线就可以理下来，但是还有一点没有理清楚。临门一脚是怎么打的？我没有办法讲这个话，我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判断错了？我也判断错了，我认为不会那么大打，要打也是在顿巴斯地区打一下就完了，把本来就控制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州正式吞并就完了，但是没有想到是这样的。这里有三家。第一家是美国情报界，其判断是准的，但是后来它说了解俄方的机密，这个是吹牛。

第二家是美国军事研究机构，一家是陆军的，一家是海军陆战队的，这两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个等级的，其专业能力、积累、机制保证都非常强，但是它判断错了。那两个机构的判断是：第一，如果要打乌克兰，俄罗斯集结的这些兵力是不够的，它集结的只有十几万人，这十几万人不可能第一拨都打出去，第一拨进攻只能投入几万人，然后不断再往前投，但乌克兰那么大的地方，这些是不够的。第二，俄罗斯战略储备也不够，他们有非常详细的每年俄罗斯国防投入的军费，包括武器造价都有算，算下来没有多少东西，打不了仗。第三，普京这个人的个性就不是大冒险的人，和我们网上讲的普京大帝其实是非常大的差别。我坦率告诉各位，普京大帝这个形象只存在于中文网。俄文网没有，英文网也没有，只在中文网上存在。所以他们说，普京这个人在最高权力位置上已经 20 多年了，从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到 2008 年俄格冲突，到 2014 年乌克兰危机，普京的做法都是一样的：首先，他善于等待时机，等待对手

犯错误。其次，一旦对手犯错误，他马上抓住时机以后，加以扩大。再次，他的切面和进攻面都非常窄，他不会选一个特别宽大的进攻面去打。最后，窄的进攻面打进去以后，迅速形成了一个战果，这个战果作为既成事实，迫使对手接受或者默认。普京的打法都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这次也不会有大差别，但是这次有了大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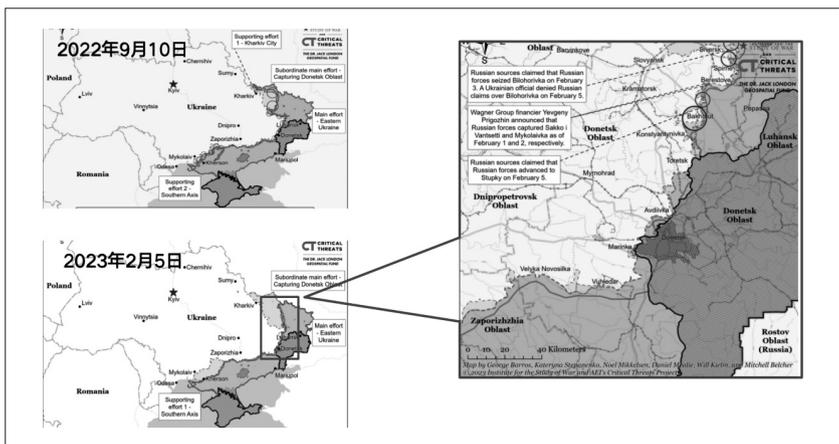


图 4：俄乌战争形势

第三家是俄罗斯高层。后来有一个俄罗斯人跟我们讲了一些事，他的身份是非常可信的。他讲，战争这个事情把俄罗斯高层打了个措手不及，从部长到总理这一级的人，都不知道战争要爆发，都不知道真要打仗。拉夫罗夫舌战群儒，到处在去讲，他也不知道要打。不光是不知道，而且开打了以后，普京可能有 48 小时到 72 小时的时间不见任何人，除了国防部长，谁跟他汇报都找不到他。这个情况带来什么问题呢？西方已经开始制裁了，俄罗斯政府要采取行动，自救

的方案得报总统批，对不起，你见不到总统，这几天里俄罗斯政府其实是瘫痪状态，没有任何反应。所以我讲，那么多人判断错了。这个战争最后的临门一脚，怎么打起来的，其实完全是一个人，不能说几个人，就是一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在一个信息茧房下的判断。

现在战争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可以这么讲，俄乌冲突很难还原它的真相，因为各方面的信息，打架的太多了，完全看发布信息的平台到底是什么立场，是亲俄的，还是亲乌的。但是有些东西还是硬性的。图4左上方蓝色的一小块，是乌克兰军队去年8月底的大反攻收复的土地。图4左下方是今年2月5号的时候，蓝色是扩大了收复土地。大家可以看出来，去年8月份到9月份，乌克兰的反攻是比较厉害的，收复了不少土地。但是从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收复的土地是不多的，特别是1-2月的时候，基本上战线都在顿巴斯这个地方。大家看新闻的时候，有一个地名叫巴赫穆特，这个地方有反复的争夺战。我告诉大家，乌军在这个地方的伤亡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俄军在这里的打法和原来有一些不同，原来的打法是攻城略地，现在这个打法是以杀伤有生力量为主。俄军用弹性防御，什么叫弹性防御，就是人家进攻的时候我不是死守，一点一点地退，等到你全部占领阵地以后，我后面的火炮都准备好了，一下子覆盖，覆盖以后，后面的人一下子夺回来，恢复战线。这样的意义就是，我保证你的损失比我的大，而且大不少。这种情况对乌军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对于乌军，装备西方可以给你，弹药西

方可以给你，你的人呢？本身人数就是一个劣势，军队有生力量是比俄军少。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一点，俄军的正规军其实一直没有怎么动用，在前线的都是瓦格纳、车臣的武装，我们不能讲它是炮灰部队、囚犯部队，但是也差不了太多，都是在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这一点西方看得很清楚。

现在俄罗斯什么武器都上去了，T-62 坦克都上去了。T-62 坦克是什么？是当年珍宝岛跟我们打的时候，苏军用的坦克。这个坦克都上去了，是俄军山穷水尽了吗？不是的。俄军有这样的战术：用低质量的东西消耗对方高质量的东西，这是俄军一贯的计策，二战时期也大量使用。德军的坦克比它的好，它的 T34 坦克很不错的，但是跟虎式豹式没法比。但是 T34 皮实，造价低廉，拖拉机厂里生产出来直接上战场，漆都不喷，为什么？俄军军官告诉我，你知道一辆坦克在战场上生存时间多长？9 分钟，9 分钟我还要喷什么漆啊？上去打，打坏了再生产，这是俄军一套有用的对策。我们不要被一些媒体误导。俄罗斯这个国家，一定是两面看的。第一，肯定没有它自己吹得那么强，第二，也没有对手讲得那么弱。这个国家不好说的，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能根据每一步的变化。谁说一眼就能看到底了，它一定在押宝，不能这么研究。这是它的发展前景。

俄罗斯的经济持续能力是不是不行了？不见得。图 5 是 IMF 的预测，IMF 原本预测俄罗斯 2022 年经济要下降 15%，或者至少下降 4.4%，结果实际上只下降了 2.2%；而 2023 年基本上是企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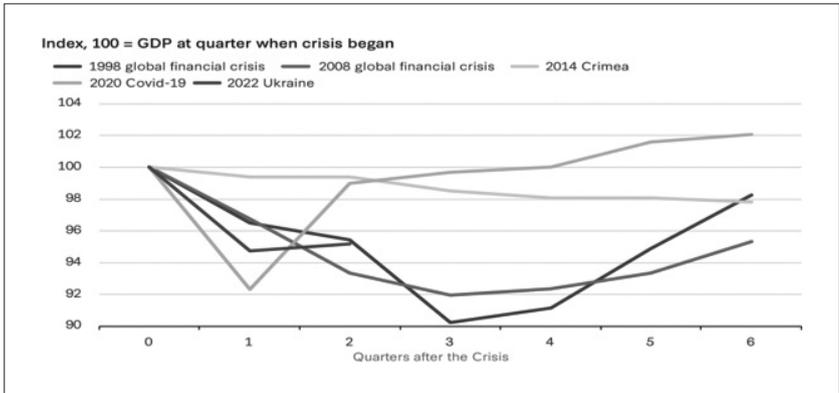


图 5：危机后俄罗斯的实际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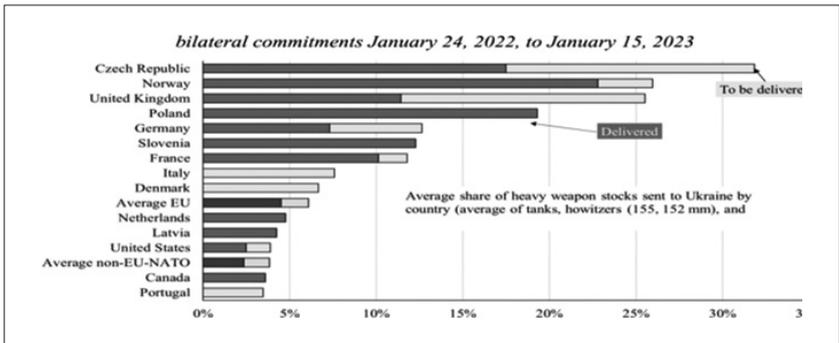


图 6：西方各国送交乌克兰的武器占其库存的份额

接下来讲到西方援乌。我们有些媒体说，西方援助不起了，它的库存都没有了，这完全是瞎说。实际援助乌克兰的三项重武器，其实也不是什么先进武器，就是坦克、榴弹炮、多管火箭炮，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占北约库存多少？图 6 显示，平均来说坦克占 3%，榴弹炮占 6%，多管火箭炮占 5%。如果考虑到北约里还有美国，美国的基数这么大怎么算？好，美国排除掉，土耳其也排除掉，占欧盟库存是多

少？6%，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出家底来支援乌克兰的，都是那些和俄罗斯有深仇大恨的国家：捷克拿出了30%多的库存，波兰拿出了20%，五分之一拿出来，真的是下血本了。意大利这种国家许诺了一些，到现在一辆坦克都没有兑现，实际没有援助多少。讲到这里，战争的发展前景还不好说，我的基本判断是，俄罗斯还能打下去。这一点西方也看到了，这正是西方着急的地方，今年二三月份的时候，西方非常着急，而且大家会感觉到，西方反复敲打我们中国的棒子也厉害起来了。

所以，我接下来要讲，俄乌冲突和中美关系之间始终存在有强烈的共振状态，这就要讲到俄乌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俄乌冲突前中美关系的态势



政治 - 安全：“敌性定位”

贸易 - 技术：摩擦与“脱钩”

社会交往：人心之“濠沟”

特朗普政府留下“三条濠沟”

来自中国、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力量的挑战是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017)

图 7：俄乌冲突前中美关系态势

俄乌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觉得可以这么来看。俄乌冲突前中美关系是一个什么态势？这个公认是最差的，特朗普时期到现在是中美建交以来最差的时候。凭什么说最差

呢？我个人认为特朗普政府留下了三条壕沟，从此以后不管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想要改善中美关系，都有这三条壕沟拦在面前，很难处理。

第一个壕沟叫“敌性定位”。美国以前对中国的定位都是两分法，先说中国是威胁、是挑战，同时又说是合作伙伴，还是有需要的。现在只说前面半句，后面半句不说了。而且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最高一级的国家战略文件，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直接把中国定为首要威胁，原话是“来自中国、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力量的挑战，是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这是首次在战略文件里这样表述，这个“修正主义”和我们以前说的苏联修正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国际政治学上的修正主义，意思是这个国家对现状高度不满，准备把国际法、国际规则等现状都推倒重来的，而且一般来说，这都是指用战争手段推倒重来的那些国家，例如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还有德意日法西斯，这些是教科书上的修正主义国家。在开国际大会的时候，你如果讲某个国家是修正主义国家或者有修正主义行为的话，那个国家的代表一定会站起来跟你吵架，更不要说把这个措辞放到国家文件里。

第二个壕沟是贸易和技术的摩擦和脱钩，这个事情也很大。我们长期以来都说一句话：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后面半句话是说得最多的。外交部的领导经常说，本来没什么大事，结果军方撞机了，美国对台售武了，好像问题都是从军事这条线

烧起来的，最后影响整个大局。这几十年的时间，经贸关系一直是压舱石。但是这一次，经贸关系起爆了，经贸关系本身是一个大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大的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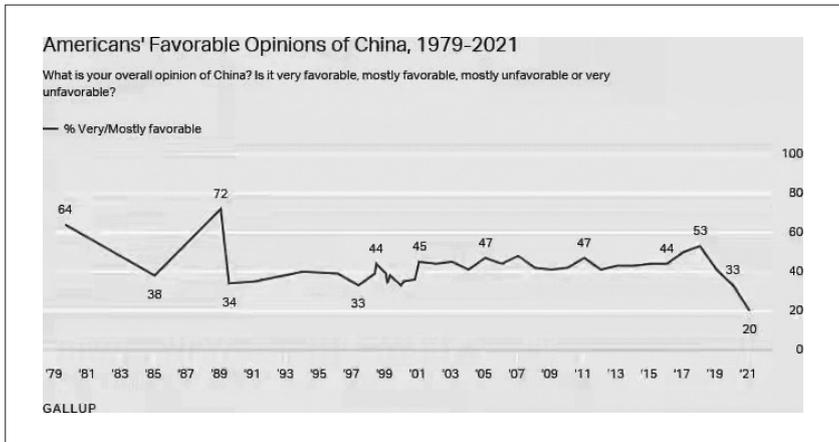


图 8：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

第三壕沟是社会交往，就是人心的壕沟。情况就如图 8 所展示的，大家可以看一眼，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盖洛普关于美国老百姓对中国好感度的调查，刚刚建交的时候，这个好感度是 64%，即使在 1989 年有那么大风波和动荡的时候依然有 34% 的人对中国有好感，后来一直保持在 40% 多，有时候高到 50%。到 2021 年达到有史以来最低的 20%，只有 20% 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美国如此，中国也是这样啊，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感受也是坏的不得了。如果我们要发表一篇关于美国的文章，你不骂几句美国，就没有办法发表。这就是双方的人心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壕沟了，这样的壕沟有没有政治后果？当然有。政治后果就是，

这时候想把两国关系搞坏，老百姓给你鼓掌，因为你只要强硬就可以了；但要想把两国关系搞好，老百姓就很可能骂你，因为你要跟对方做让步。不让步怎么来把关系搞好呢？不可能。

这就是我说的三条壕沟。这个三条壕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中美的焦点从原来的地缘战略问题，转向了更加深层次的战略竞争。中美之间原来的地缘战略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台湾问题，接下来有什么呢？南海问题，这都是和地理，和政治、军队相关的，这个是地缘战略问题。

斯威夫特在 2018 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担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美国太平洋舰队占美国海军的一半，其实际实力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海军。斯威夫特也相当的有水平，他退休了以后，我们 2019 年邀请他到北京来。当时我们有些人乐观地认为中美贸易协议 2019 年 6 月应该能够签下来，没有问题了。我们在和斯威夫特座谈的时候，他说，我发现你们对这个事情很乐观，我不乐观，我从华盛顿来，我知道的，这么容易就解决贸易战是不可能的，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乐观。另外，大家怎么还觉得这次贸易战是关税问题呢？你们还是在关心多少亿的关税，其实不是的。斯威夫特说，这个贸易谈判，美国真正担心的是在技术的方面。他的原话是，“贸易谈判如果解决不了美国在技术方面的担心，那就不算真正解决问题”。这个话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但是能接受他这句话的人不多，因为他是一个前军人，并不是财长，所以我们有关部门还是将信将疑的。但是后面发

生的事情，验证他说的完全正确。他当时还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到北京这几天跟你们开了很多会，我有一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你们中国人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误解，你们老觉得美国人怕中国人在经济上超越我们，坦率地说我们真的不怕。但是有一点我们绝对不会允许它发生，就是你们在尖端技术上不能超过我们，如果超过了哪怕只有一项，这是他的原话“那就是美国现有国际地位的终结”。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对美国这方面的敏感性有多强，老头说完以后自己嘟囔了一句，我看你们是不大了解的。所以，现在实际上是转向了更加深层次的战略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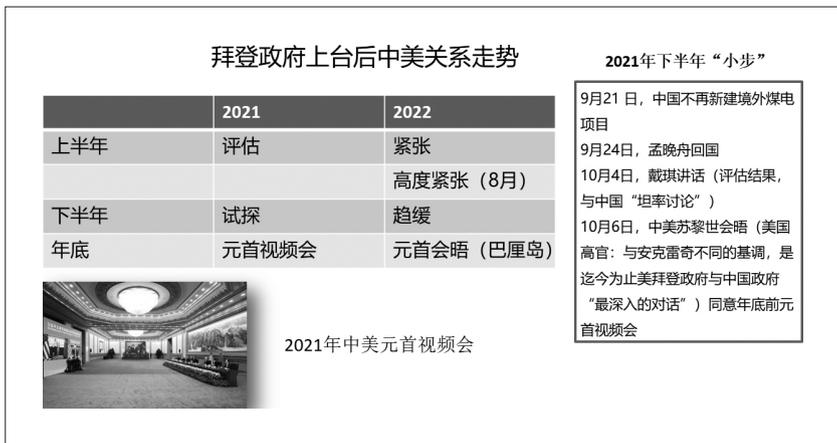


图 9：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走势

我们讲到和俄乌战争相关的中美关系走势，坦率的讲，拜登政府刚刚上台的时候，是有一定的缓和的。拜登在2021年正式上台后把政府内的一些亲台势力，包括萧美琴那些事情在内，使劲按下去，意思是特朗普在台上时你们爱

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拜登刚上台的时候，意向还是比较明确的，他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稳一稳。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所以 2021 年上半年实际上是一个评估阶段，下半年实际上是一个试探阶段。下半年，你仔细看外交上的小步，走的是很明确的。到年底的时候举行了元首视频会，这个会到底讲了什么？当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总结了四大点，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到现在已经很危险了，必须筑底了。这是 2021 年中美元首视频会的核心内容，筑底怎么筑，筑在哪个地方，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这时候需要很有技巧又很有智慧的一个磨合阶段。在这么一个艰难的、需要吃劲的阶段，俄乌冲突爆发了。2022 年的时候，中美关系开局就是紧张的，这和 2021 年完全不一样，美国马上就表示，你要是给俄罗斯一些支援，我就制裁你，这个时候马上就要拉开架势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走中立路线，但是走得很不容易，8 月份是高度紧张，这个就不说了。

俄乌冲突的影响实际上有三大焦点。第一个是台海，第二个是技术供应链，第三个是能源转型，关键矿产供应链。我先讲后面两个。

技术供应链，我们本来面临美国技术封锁的出口管制的压力，由于俄乌冲突，他们对俄罗斯搞禁运，把我们很多方面也捎带上了，进一步强化了对我们的压力。去年 10 月份的对华半导体限制，那一步可能美国不会走，原本制裁走不到那么远。但是 2022 年美国国内的氛围完全不对了，这个

时候美国在技术供应链上对我们卡脖子，卡得更厉害了。

能源转型，就是关键矿产。能源转型美国现在喊得很厉害，做得也很厉害。俄乌战争发生了以后，西方最大的一个共识是俄罗斯靠不住，不能在天然气能源上依赖俄罗斯。但是西方转念一想，在往绿色能源转型的时候，对中国的这些关键矿产的依赖性更大，一定不要把对俄罗斯的那些依赖又转到对中国的依赖上去。所以这个时候，西方强化了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上的共识，这对我们绝对是有影响的，而且现在他们把警报转化为行动，转化得比较快。

最后讲第一点台海问题。台海是最明显的，台海原来只是说说而已，美国称大陆将武统台湾，这都是美国说的。我以前在体制内工作，讲课的时候底下坐的一般都是领导干部，大家问问题会比较谦虚。我现在到体制外，听课的对象多了，大家问问题都不含蓄了。因为我是军人的背景，所以大家不管我讲什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打台湾，打不打得下台湾？老百姓好像都知道要打台湾，甚至都想知道大概什么时候打台湾，这就有问题了。我坦率地说，我是核心涉密人员，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台湾，不知道要不要打，但是老百姓都知道，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原本台湾的事情没有那么大，但是俄乌冲突把它激化了。美国把这当成一个事，在国际上到处讲，包括 2022 年 10 月美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戴维森讲话，2022 年 11 月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正式文件《中国军力报告》就明确讲，2027 年中国大陆很可能要武统台湾，大家要做好准备。美国拿这个东西一

家一家地对，2027年中国大陆就要武统了，日本准备怎么办？澳大利亚怎么办？菲律宾怎么准备？等等等等。我这个话一点不夸张，原本美国两年三年干不成的事情，现在用了四个多月全部干成了，美国将其联盟体系重新又强化了一遍。这个问题很大，现在多方就台海局势表态，岸田文雄早就表态了，韩国的尹锡悦跑到美国去表态，菲律宾的小马科斯也跑到美国去在台海问题上表态。这个表态是什么意思？其实是我们一直要防止的台海问题国际化，实际上已经变向了，已经出现了我们担心的问题，这就是后果。想起来还是比较痛心的。

气球事件说明了什么？第一，互信渠道极度缺失，但凡有一点好的互信渠道都不至于变成这样。第二，美国国内的政治裹胁很厉害。美国老百姓是群情激昂的，他们能用望远镜看得见，民众就会骂政府怎么不管啊？你要不打，我们架起机枪来打。政府只好说，你们千万不要打，你看着近，其实很高，我们会处理的。在民众群情激昂的时候，国会里的那些政客见风扯帆就更厉害，大家都在骂拜登政府不作为，见中国就软弱了。第三，俄乌战事的影响。俄乌战争在今年2、3月份，特别是2月份的时候，俄乌的战场形势对乌克兰是不利的。西方突然发现，原来算的那些东西都有点问题，俄罗斯的潜力还很大，那接下来怎么办？其实西方是紧张的。这个时候布林肯在很多方面话说得很狠，包括他到中国的话，也不谈中美关系，首先要谈俄乌问题，中国不能再给俄罗斯援助了，尤其绝对不能援助武器。这就说明中美

现在想做点事，很难，这个渠道很弱。为什么说渠道很弱？因为气球这件事出来以后，对我们不利，对美国拜登政府也不利，既然是对双方都不利的一个事件，按常理是大家应该携手很快把它按下不要再提了。但是气球事件不是，你会发现它反反复复地被炒起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王毅见了布林肯，我后来问过，王毅外长见了布林肯多长时间？他们说了会面的时间，我就理解了，大家确实讲不了太多的话，基本上就是把立场表明了。王毅讲：美方所作所为是典型的滥用武力，如果美方执意借题发挥、炒作升级、扩大事态，中方必将奉陪到底，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美方也很强硬，布林肯说，他见王毅就说三点，第一是警告中国不许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援助，第二是气球事件再也不能发生了，第三是访华的事情，他本来说要在最早的时机访华，现在不谈这个事，根本没有谈访华。所以，中美在这个情况下，沟通是非常差的。这种情况和 2021 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面有中美本身的问题，也有俄乌冲突不断干扰的问题，俄乌冲突极大地放大了中美之间本来就有的战略分歧。

现在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会不会形成中俄对西方这么一个格局？有些人在呼吁，在担心。国际国内都有一些人在说，干脆形成中俄共同对付西方或者西方共同对付中俄的格局。但是我想，大多数人还是担心出现这个局面的。从我个人角度目前来看，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我觉得，从主流来看，大家还是认识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共同利益很大，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共同利益很大，同时中国和西方的

共同利益可能更大一些，更全面一些。这一点，实际上中国和西方还是能够看出来的。第二，中俄关系会如何发展？有人说中俄关系今后真的就密不可分，因为总书记访问俄罗斯时和普京签订的这些东西，俄罗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的经济结构跟我们绑定。但是，我个人认为也不能就此断定中俄关系今后就是一路上升，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和一个国家这么深度地绑定过，尤其是大国，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都是大国，两个大国如果绑得很死，不是很现实，也不是很正常。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杜勒斯有一个楔子计划，就是要破坏中苏之间的联合，是来离间吗？不是离间。后来的文件表明，杜勒斯表示应该把中苏两个国家往一块推，推得越紧密，互相之间的矛盾就越大，最后是崩溃的。也许他是对的。这是完全开放的两个问题，供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思考。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黄峰（主持人，上海外商投资协会会长）：谢谢徐弃郁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讲座。中美关系，俄乌战争，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不管是以前在政府工作的，还是学术界的，还是在座的很多企业家——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提问环节，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把时间留给大家，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任晓：谢谢徐所长，很精彩的报告。俄乌战争不仅在社会民众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几乎是争斗，在研究界也是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这场战争的进行，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美国的力量，从而减轻我们的压力，这是一种很普遍也很重要的观点。针对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徐弃郁：首先，我认为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这确实在物质上能够牵制一部分美国的关注力。但是这种想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是一个线性思维，实际上美国其实是一整个系统，俄罗斯这一步其实把这个系统给激活了。具体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整个西方集团的空前团结。慕尼黑安全会议我以前每年都去，现在退役了，我不去了，是我的前同事去的。他们回来以后说，有两个没有想到。第一，没有想到欧洲人现在这么团结，团结在美国人身边，这是前所未有的。欧洲人以前都是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也可以从中做工作，确保我们的国家利益。但是现在他们不能说铁板一块，也是空前团结的。第二，对中国有一种普遍的怀疑和敌视。这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和俄罗斯的这种关系，使我们背上了我们不该背的东西。第二，台湾问题。原本大家没怎么关心的，现在外方都很关心台湾问题，都心存疑虑我们不会对台湾动武，本来没有关系的两件事，被联系到一块了。

俄罗斯人也看到了。俄罗斯有一个国际事务委员会，是俄罗斯外交部组织创建的，里面大量的人都是前外长、前大使，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外交精英的看法。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加强西方和北约的团结和纪律，这是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想做都没能做到的事，但这场冲突全替它做了。俄罗斯人自己也看到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把

美国看成是线性的一堆筹码，这里放多了，那里就放少了，那可以这么说。但如果说美国是一个系统的话，俄乌冲突对我们来说，是增加的压力大于减少的压力，这是我的看法。

左学金：徐教授，听了你关于中美关系和俄乌冲突的演讲，得到很多新的知识。我的第一个问题，你介绍了美国地缘政治的格局，对欧洲，对亚洲，这是一个大棋盘。我们作为老百姓想中国的大棋盘是什么？我们现在能看到每一个细节，但是不知道我们国家外交上的目标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我感觉两岸关系是我们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两岸自己解决掉，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只能任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感觉已经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了。作为中国人我感觉很着急，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解决掉这个问题？关于俄乌冲突我也有个问题，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投票的时候，有 100 多票是反对票，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谴责俄罗斯。刚才你也说了，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否值得？俄罗斯占领了我们那么多领土，美国倒没有占领我们的领土，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俄罗斯？这个问题能不能解释给老百姓听听？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不谴责俄罗斯侵略呢？乌克兰也是我们的战略伙伴，对吧？

徐弃郁：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很遗憾，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棋局是怎么样的，这可能是更高层的领导才能知道的。

左学金：如果像你这样的智库都不知道，那就是大问题了。

徐弃郁：坦率的讲，因为美国国内和国际分的很清楚，这个事相对来说比较好办。我们并不是分的很清楚，从49年建国以来，我们的国内政治和国际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混在一块的。我们和苏联交好的时候，国内是一个情况；我们和苏联交恶的时候，国内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和美国开始改善关系的时候，国内又是另外一个情况；我们和美国建交与改革开放又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没有像美国那么清晰地讲出来。我觉得我们的表述都不是高度清晰的，都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东西，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只能表达到这个程度。

第二个是台湾问题。很多人都会问，我们打不打得下来？首先我可以这么讲，我现在还是预备役，如果需要我重新穿军装，我明天就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打这一场仗于国于民风险都太大了。在战争没有开始之前，谁都可以拍着胸脯说话。战争开始以后，你看俄罗斯，战争以前拍胸脯的人，现在是怎么灰溜溜的，但是代价不是他们付的，代价是战场上那些人付出的，是国内老百姓付的，是整个国家付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不要走到这一步，战略上不要走到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什么叫失败，战略上的失败叫什么？是战略上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刚才乔会长介绍我的那本书《脆弱的崛起》，我写的是谁呢？是德国。什么时候的德国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德国最后怎么走向一战的？是它想打吗？不是的，大家都不想打。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我们来说很遥远，但对我

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说谁侵略谁，谁反动谁正义，谁都不想打这么一场大战，结果打起来了，谁也没有得到好处。这样的战争是值得研究的。德国的问题出在哪？德国的问题是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拼死一搏，要么干脆投降，要么投降，要么全面战争，看似有选择，其实没有选择，这就是战略上失败了。战略上失败以后，只能孤注一掷，看自己能不能赢。

我觉得在台湾问题上，我们远远没有到这一步。第一，台湾问题不是无解，只是需要一个超长的耐心。台湾问题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不可忍受，是不是不可改变？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陈水扁那时候闹得多厉害？后来是不是缓和了？现在蔡英文这个情况也很厉害，但去年的县市长选举蓝营赢了。蓝营赢了之后也不可能统一，我们的实力与发展水平没有超过他的时候，他怎么会来跟你统一呢？有的人讲时间长，民心都没有了，但统一从来都不是民心向背的问题，仔细看看历史，统一什么时候是人民想统一？都是实力和利益博弈的结果。台湾人再不承认，也是中国人。中国人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地方，叫务实；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叫过于务实。我碰到以前的一些台军将领，私下里跟我们讲过一些话，说美国人给了我们多少多少，如果大陆想统一，能不能给我们美国人给的这些东西？他就是这么讲的，大家都很务实。我想说的是，两岸关系其实没有那么悲观，我们不把自己放到一个二选一的局面，要么放弃台湾，要么武力收台，那么这场牌局远远可以打下去，这是我的看法。

最后一个问题，跟情感的关联太多，我就简单的回答一下。俄乌问题上我们支持俄罗斯，肯定是有很充足考虑的，我们会背上很重的成本，但是确确实实在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但是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可能有些具体的事情没有做好。比如说，我们在第一次外交部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说的其他都没有问题，但有两点，第一是把自己的倾向讲出来了“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境会是什么后果？”，这句话中国不要说，俄罗斯可以讲。第二也是全网都在讨论的，为什么当时不把乌克兰问题和台海问题摆出来讲。俄乌冲突和台海问题完全是两码事，俄乌冲突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冲突，台海问题是中国国内的事情。等到事件发酵，国际社会开始询问情况了，那时候才来讲，这一点上是有教训的。

赵广彬：我问个简短的问题。如果我们用武力攻台，就是上当了，就掉在美国给我们挖的陷阱里了。我前一段时间到另外一个国家，也有像你这样的智库专家，他认为中美有可能会打一仗，如果中美哪一天发生军事冲突了，你认为会在几年之后，会在什么地方？

徐弃郁：中美要打一仗，这个观点从来就有，贯穿了我整个的职业生涯，从我是上尉到我是大校，直到我退役一直有。中美必有一战的观点也有，所以不稀罕。但是我想这么讲，首先，中美不到万不得已，或者说只要大家决策层还是健全的时候，都不会选择战争。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美军比我们强大，这个要承认。第二，即使是美军，也不想这样干。我告诉大家，在整个美国的决策层里，对华最务实

的最理性的就是美军，这是我们几十年两军交流不断碰撞下来的东西。美军这个团体有一个特殊性，就是非常务实。它超脱于国内政治之上，在美国国内，谁都可以批评，只有一个集团不能批评，那就是军队。也没有谁公开讲军队有问题，从 80 年代开始就没有这么一个说法了，一直到现在，军队是不能碰的。这是美方好多人都跟我讲的，确实实后来也能不断印证，军队是超脱于美国政治之上的。所以有的时候，比如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能出来降降火，他代表的是军方的意见，如果对华作战他将是执行者，但是他很冷静的。所以在具体的事情上，我觉得中美发生大战的可能性极低，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它的可能性是极低的，这就是我的回答。

赵广彬：会不会有代理人战争？

徐弃郁：谁和谁，举个例子。

赵广彬：北韩、南韩。

徐弃郁：北韩不是我们的代理人。坦率的说，代理人战争是很难的，我们不要高估自己了。

提问者：教授你好，我想请教你的，就是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你的理解是什么？从你的角度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什么？我来自一家德国企业，所以想问问中国的地缘政治。

徐弃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都在解释。首先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立等大变局有很多。可以这么解释，一个有 10

亿人的大国，完全工业化并且崛起，世界第一大国出现了追赶者或者说后来者，后起大国和领先者之间的摩擦，从规模上来说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德国的情况我觉得很简单。原来德国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稳定的，即使舒尔茨上来之后也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问题来自于两方面，第一就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压迫德国表态，这个压力确实太大了，而且德国对美国的依赖是各个方面的。例如安全上面，德国方面曾经告诉我一个数据，2018年德国国内挫败了10起恐怖主义的未遂袭击，对付恐怖主义的主要手段是什么？是情报，没有情报根本无地可寻。这10起情报都是美国人给德国提供的，可以看出德国对美国的依赖有多大，所以美国对德国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和德国人打交道是比较累的，德国人相信抽象的东西，跟他讲具体的东西很不好讲。等到他形成一个抽象的东西以后，就往那条路上走了，这个时候可能企业的想法和社会舆论的导向就不完全一样了，这个时候对企业的决策也有很多的影响。我关注欧洲方面特别是德国，我觉得这种倾向越来越多，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对华的态度不是很好。

陈伟恕：你的报告很好，非常有启发。现在社会上，普通老百姓、出租车司机、退休的、还有基层的同志，大家都在讨论打仗，解放台湾，中美要打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问一个问题。今天你的报告听起来，中美俄这三家的关系，这些年美国的好多行为，俄罗斯的好多行为，都跟我们

的意志相背，或者与我们过去曾经想象的相背，从国际问题到台海问题，和我们的预期越来越远。今天不讨论中央决策上的问题，我就说我们的社会意识。在座的有体制内也有体制外，有领导也有群众，有在岗的也有退休的，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意识，怎样形成理性一些、可靠一些、自信一点的社会意识？第二个问题，在这个社会意识形成之前，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做错了？其实发生在我们中国的事情，每个人都有点关系，是美国坏，俄罗斯不听话，还是我们有做错？给我们提一些建议也好，谢谢。

徐弃郁：因为你这个问题很大，我要把它缩小一点，讲一个具体的事情。我个人觉得，第一，中国和世界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理解世界的时候，经常出现一些不对的地方。我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时候，毛主席要向印度展示诚意。我给省部级和正军级领导讲战略决策课的时候，专门做过一个案例，去查了所有档案。这个是很清楚的。毛主席当时确实是想和平，而且要展现诚意，很多事情是他亲自抓的，例如俘虏要优待，缴获的东西要擦好还回去。这个事情从中国文化来看，肯定是诚意。对方是怎么看的呢？我做了一个调查，我老单位有一个训练留学生的地方，叫国际防务学院，有来自各国的军官，我挑了22个国家，分好几年完成。我就给他们做这么一个选择题，A国和B国两个国家打仗，在你看来，A国这个行为是对B国的宽容和平，还是对它进一步的羞辱？我选的都是非洲、中东、欧洲、拉美的这些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和一些东南

亚国家都没有选，22个国家无一例外都说这是进一步的羞辱。我把你打败了，把你的东西全部还给你，不服气再来打。这说明什么？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儒家思维跟别人有点不一样？我们要理解这一点。我现在给一些企业，包括政府机构，做出国培训的时候，也在说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理解事情的方式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第二，我们现在的地位不一样了，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别人看我们不一样了，与我们弱小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反差。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跟我说为什么当时中美经贸没有问题，因为我国都是很低端的产品，两国就是纯合作，他们拿大头，我们拿小头。他们的竞争对手有日本、西欧的企业，中国企业在后面，他们从汽车后视镜里都看不见。但是十年之间，中国企业一下子就成长起来了，现在跟美国到处竞争，争夺市场，这时候再用以前的眼光来想经贸关系牢不可破，是稳定的压舱石，怎么可能呢？商业本身就包含了竞争。

第三，竞争和规则。竞争是不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竞争是不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有没有一个中间状态？这些是需要我们慢慢去摸索的。我们以前觉得要斗就斗到死，但可能斗到一个中间妥协的状态，是最好的。外交上有一句话叫“大家都不满意的方案，才是最好的方案”。怎么可能？我一开始不理解。他说很简单，因为大家的利益都不一样，有一方满意了，另一方肯定特别不满意，如果大家都不满意，这个方案就勉强都能接受，这就是妥协。专门从事这个行当的专家有可能知道这件事，但是作为一般老百

姓，对于我们的思维习惯来说是不容易接受的。所以我觉得竞争和妥协需要我们慢慢在实践中去理解，毕竟这和我们 5000 年的文化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得慢慢去适应，也得让世界慢慢的适应我们，要相互适应，这是我的看法。

黄峰：最后一个问题，机会给我们后排的吕总。

吕总：谢谢教授，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想问。我非常赞同你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不能线性思维，必须要系统。借这个逻辑我们来想一下中国的地缘，从线性的思维来看，应该是中美俄三者之间的关系，但这可能是一个表象，实际上这个关系非常脆弱，很容易被突破。我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地缘，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会有什么样的走向，起到怎样的作用？

徐弃郁：首先我觉得，按我个人的讲法，或者我们中央的很多想法，就是我们特别重视周边，中国的地缘不像美国那么简单，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很重视稳定周边。俄罗斯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他是我们周边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日本、韩国都是我们周边的存在。现在的情况是，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和我国在俄乌冲突上采取的立场基本上近似，就是中立，既不支持乌克兰，也不支持俄罗斯。但是海上的方向，像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基本上都被美国进一步整合了。这从战略上对我们来说是吃亏的。从我们角度来说，中日关系如果能够缓和，那意味着美国在东亚少了一个抓手，或者说他的抓手就没有那么有力了。如果韩国能够再松动一点，那美国在东亚可作为的空间就更小了。但是至少这次俄乌冲

突，我觉得在一两年之内，这个别想了，除非俄乌冲突很快有结果，否则很难。这是我的看法。

黄峰：谢谢徐弃郁教授带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收获的夜晚。今天的沙龙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光临。我也替乔秘书长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